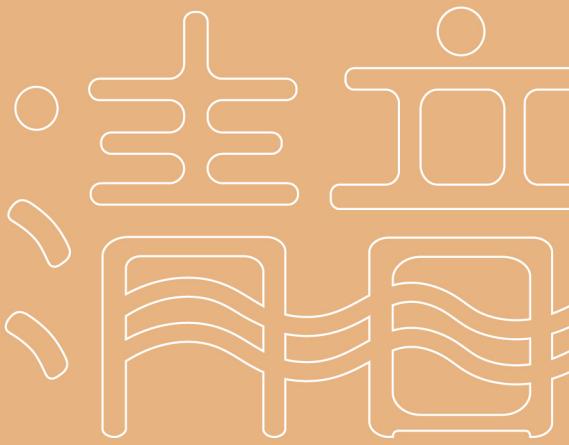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全人關心 卓越創新
care for all excel in all



2023 年



《清音》網上版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 號

電話 2731 6263

傳真 2731 6363

電郵 info@hkcs.org

臉書專頁 www.facebook.com/hkcs.org

網址 www.hkcs.org

ISSUE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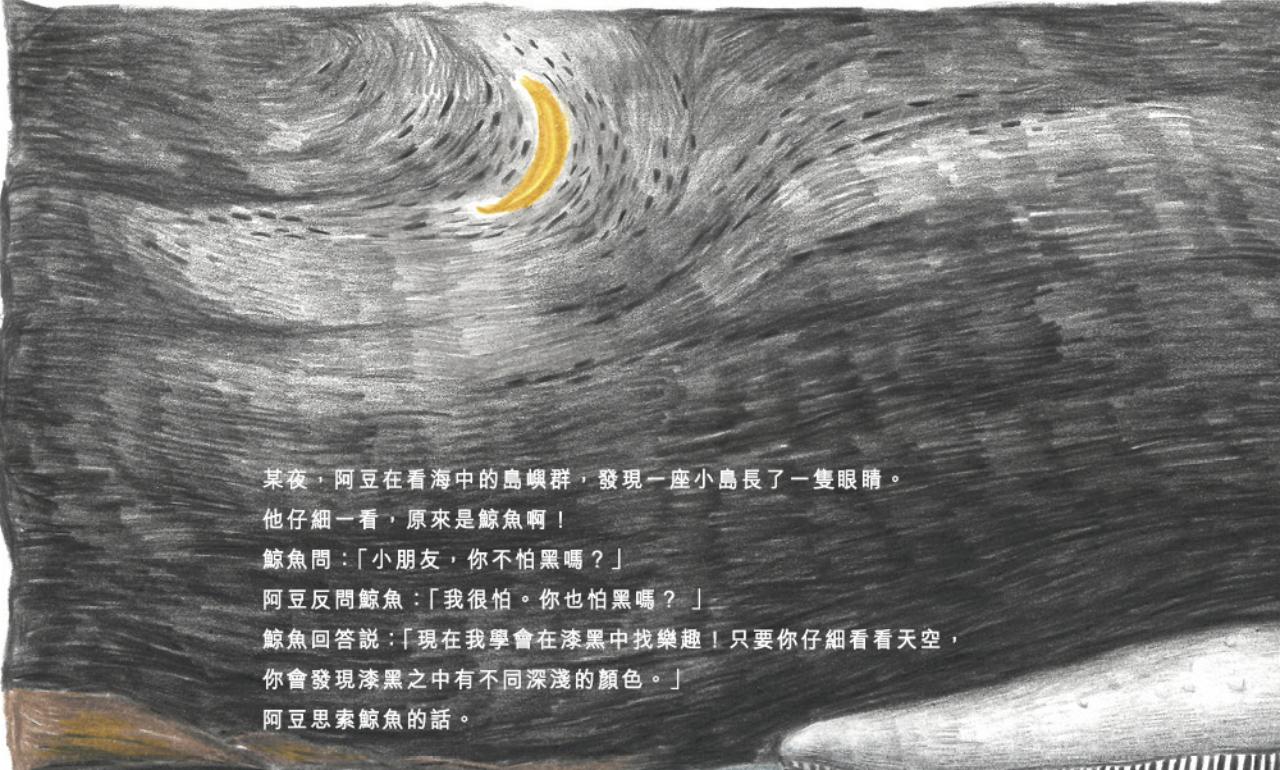
童 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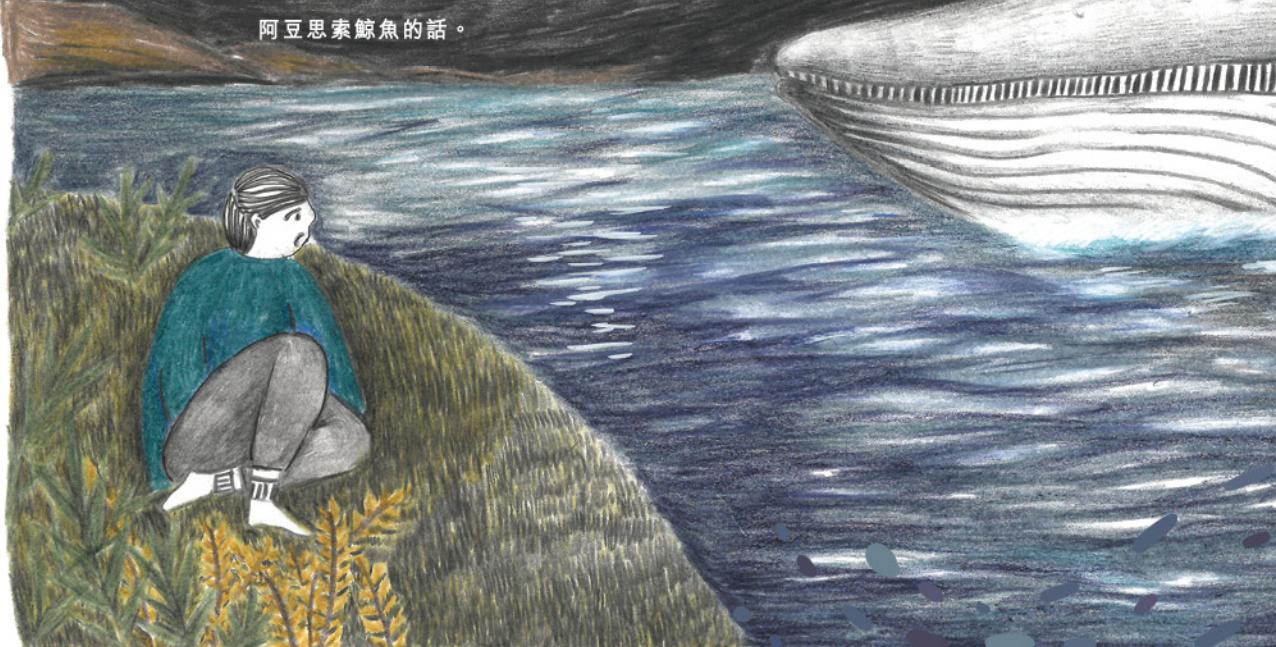
童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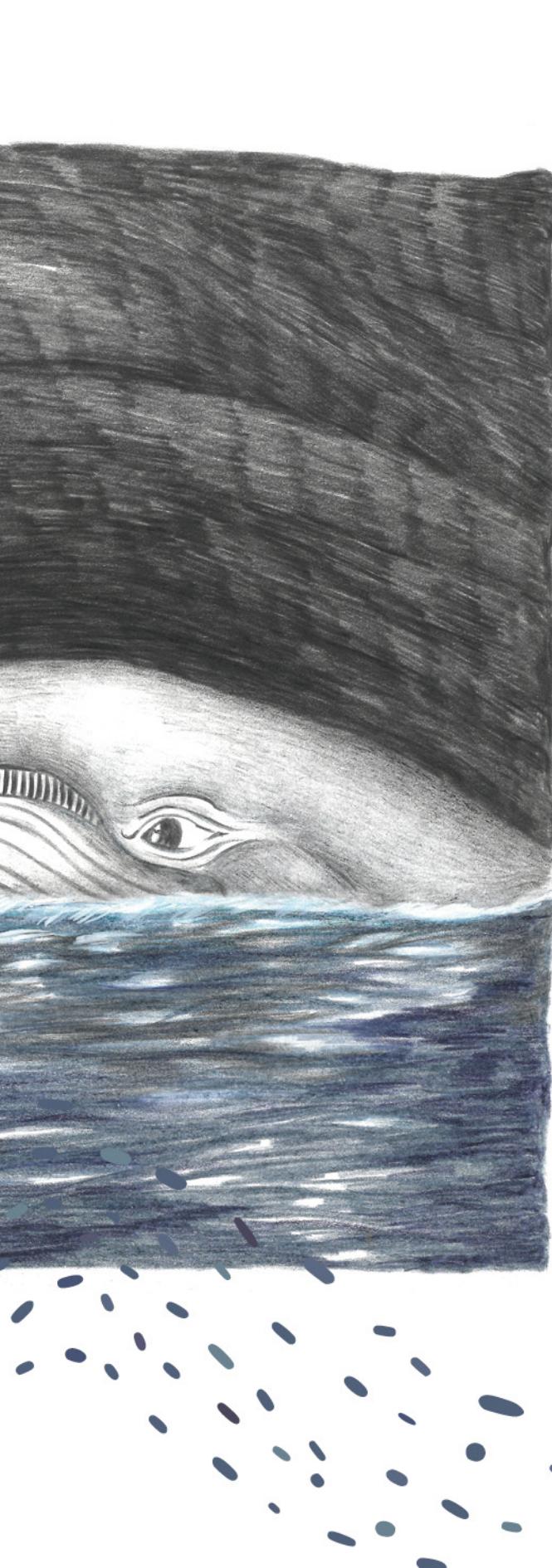
目錄

- 02 編者的話**
- 04 人間拾遺**
- 06 母曾以刀相向 兒童之家挽回母女關係
 - 08 壞媽媽不壞「孩子是我戒毒動力」
 - 10 像鯨魚的孩子 社工：他們有權感受世界
- 15 詞與物**
- 15 兒童權利：學習自主
 - 18 兒童權利：我哋講嘢真係有人聽！
 - 22 尋找心底微弱的童聲
- 24 如是說：專訪洪雪蓮教授**
- 保護兒童，可以做得更好
- 28 深度分析**
- 「強制舉報」非萬靈藥 宜全面檢討保護兒童政策
- 32 結語**
- 34 錄光燈外：專訪林崇智牧師**
- 領養孩子給我新使命
- 38 服務介紹**
- 38 「有心機」生涯發展支援服務
機電署首駐社工與學徒共創新天
 - 41 疫中有機 創科帶動兒童復康服務
 - 44 堅持創新 只為長者重新連結世界
 - 46 卓越創新的親職教育
 - 48 兩間幼兒園今年分別於機場及大埔投入服務
 - 49 深匯樂Teen會於海達邨投入服務
數碼創新Teen 培育新一代數碼創新者
 - Project THC助大麻吸食者建立正向生活
- 50 本季記事**
- 50 過7,800義工笑住支持本處賣旗日
 - 52 參展社會服務巡禮 聽見貧乏者心聲
 - 53 寄養服務調查顯示寄養家庭流失嚴重
長者服務獲「2022老有所為計劃」兩個獎項
 - 《過時·過節》電影分享會 細說香港家庭故事
 - 54 70周年感恩崇拜 以服務成就救恩
網台「CS Channel」回顧社會服務點滴
 - 55 三千人參與「姆明跑」2022 匯聚各界宣揚關愛共融



某夜，阿豆在看海中的島嶼群，發現一座小島長了一隻眼睛。
他仔細一看，原來是鯨魚啊！
鯨魚問：「小朋友，你不怕黑嗎？」
阿豆反問鯨魚：「我很怕。你也怕黑嗎？」
鯨魚回答說：「現在我學會在漆黑中找樂趣！只要你仔細看看天空，
你會發現漆黑之中有不同深淺的顏色。」
阿豆思索鯨魚的話。





編 者 的 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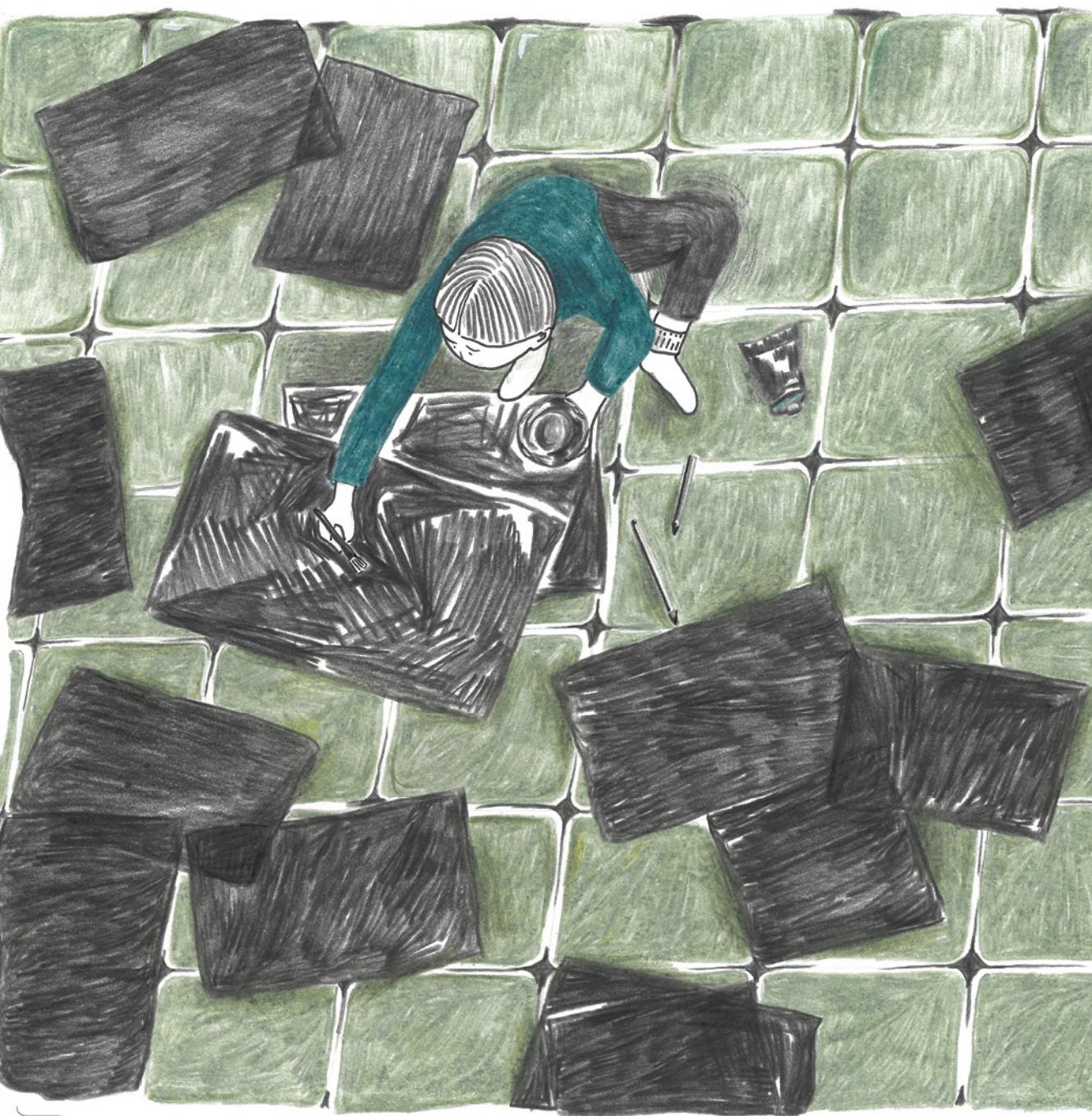
懷疑虐兒個案近年時有所聞，如割房男童被虐命案，兒童院舍、嚴重智障兒童學校相繼捲入懷疑虐兒事件。因此，政府正進行立法強制舉報懷疑虐待兒童及忽略兒童個案。然而，除了立法「強制舉報」以外，兒童照顧住宿服務以至全面的家庭支援配套亦極為重要。

而論及兒童權利，當中的意涵就更要深遠。當整體社會慣常將兒童定義為「被照顧者」，集中討論兒童福利政策，但正本清源，我們應視兒童為權利主體，而表意權就是最直接的體現。但大人的一句「你咁細個，仲未明白。」便將兒童的表意權、自主權輕輕掃走。不論在家庭、學校或是社區中，往往因為大人的輕忽，讓兒童感受到龐大的無力感。

你有讀過《世界上最孤獨的鯨魚》嗎？1989年美國海軍發現一頭鯨魚的聲音頻率達52赫茲之高，人們皆憐惜這頭鯨魚的聲音沒能被其他鯨魚所聽見。有時候，大人與小孩就彷彿像不同聲頻的鯨魚，難以溝通。今期《清音》以故事《世界上最孤獨的鯨魚》和《畫鯨魚的小孩》為藍本，續寫成鯨魚與小孩相遇的故事，願一點的童趣能填補童年與成年的裂縫。

人間拾遺

尋找遺失的童聲





第二天早上，阿豆回校上美勞課。

美術老師說：「大家可以隨心而畫！」

同學們都繪畫七彩繽紛的圖畫。

唯獨阿豆用黑色填滿一張又一張的畫紙。

老師生氣地說：「你為什麼不能認真地
畫好一幅圖畫呢？」

但阿豆想要回應時，老師已轉身離開。

聲音很奇妙，跟愛一樣，不能看見，只能感受。原來胎兒在母體內的第16周已能聽到母親的聲音，即使是母親的心跳、血液的流動也能安撫腹中的孩子。因此，聆聽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也是一種生存方式，讓人與世界產生連結。

日本臨床哲學創始者鶩田清一在《聆聽的力量：臨床哲學試論》中說：「聆聽能開闢一個空間，讓說話的人得以理解自己。」因此，當人的聲音不被聆聽，便容易感到迷失。兩位單親家庭成長的女生阿K和車車，前者常被患情緒病的母親打罵，以刀相向，她的反抗沒有換來母親的理解；後者兩歲時母親突然消失，父親不常在家，一個人面對生活種種。她倆同樣因為父母的缺席或不解，一直壓抑自己的內心。不同的是，K比較幸運，升中時被轉介至兒童之家，家舍的愛讓她尋回真正的自己；而車車卻在毒品中尋找生存的動力，直至她成為母親……

那麼，世界上有沒有不能被聽見的聲音呢？一所嚴重智障兒童特殊學校，學生同時是醫院中醫療情況最複雜的病童。他們的身體不能動，口不能言，學校讓父母與孩子一同上課，幫助家長摸索出聆聽孩子的方式。即使是無聲之聲，也能被聽見。

今期「人間拾遺」的人物，他們都經歷不容易的童年，讓我們帶着溫柔的耳朵進入她們的世界，或許我們也能在聆聽中找到內心被遺忘的聲音。



影片故事

母曾以刀相向

兒童之家挽回母女關係

「我的出生，是一場意外。」K（化名）說。

每一次母親拿起刀威嚇K，吐出埋怨的話比刀更鋒利：「不知道為甚麼會生你出來，如果沒有你我就不會這樣。」K說：「其實，那時我還很乖巧。」K在單親家庭成長，大約2、3歲時只見過爸爸一次。她說：「我知道自己的存在會勾起媽媽傷心的回憶。」這份明白，很沉重。媽媽患情緒病，情緒經常山洪暴發，會用衣架或棍來打她，K練成一身銅皮鐵骨。有次在家樓下她被媽媽打罵，街坊見狀出言阻止，K竟然跟街坊說：「你讓媽媽打我吧！否則，我怕媽媽會打你。」

K以「小心做人」來形容自己的童年，自幼懂得看媽媽的臉色，像魚能感受海嘯將會襲來的本能，遇有不對勁她便躲進廁所。她日漸長大學會反抗，「我不明白為甚麼她要令我童年如此辛苦，不明白為甚麼讓我承受她的痛。」媽媽以刀相向的次數愈來愈頻密，「媽媽會說很恐怖的話：『兩個選擇，一是我自殺，二是我把你殺掉，不要再互相折磨。』」但K說：「其實我知道她愛我。」媽媽「正常」的時候跟其他媽媽一樣會擁抱她，「只是她大多時候都不太正常。」正因為還有愛才痛苦，K將忍耐當成守護。

K經常逃學，又夜不歸家，社工轉介K住進本處兒童之家。離家往宿舍的那天，阿K本想跟媽媽好好地吃一頓飯，但未開飯二人已鬧翻天，「那時，其實媽媽已煮好飯。」她說時還有一點惋惜。當天她一個人拖着行李箱前往家舍，「就像孤兒仔一樣。」那年，她只得12歲。





家舍教曉我 「情緒可被聽見」

在博弈場上，關係不會有出口。K說：「如果當年我沒有住進家舍，相信必然會上新聞。」

住進家舍初期，母女關係仍然水火不容。有次，K向家舍社工傾訴：「有時候，我真的想殺死媽媽。」社工聞言即為她安排情緒輔導。輔導員曾疑惑地問K：「為甚麼你從來不會哭？」她說自幼母親說過千萬遍「喊就唔叻」，讓她以為堅強是必須擁有的道德標準，也因此她從來不敢問媽媽關於父親的事，擔心會刺激媽媽的情緒。媽媽經常對她說：「你就是沒有爸爸，只有我照顧你。」K形容媽媽的說話像「洗腦」般植入她腦袋，使她也相信自己不需要父親。直至升上中學不斷尋求戀愛，「我才反思到自己因為缺乏父愛，渴望愛才想戀愛。」長大了，她意識內心的壓抑。K說：「在家舍，讓我知道自己的情緒可以被聽見。」

第一次踏進家舍的門，第一個看見的人是家舍家長Pauline。Pauline說：「她小時候已很懂事。只是，我們一直教導她要懂得愛自己，才能承受更多。」K說家舍家長時刻噓寒問暖，在家舍中她可以不開心，也可以流淚，「原來人可以這樣正常地生活，以前我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可以這樣過。」當她內心被釋放，「我不用再以反叛的行為來得到別人的關注。」即使時間不能回到過去讓她當一個小孩，但至少她能夠做真正的自己。

修補關係： 愛自己才能愛母親

K說：「現在我學會一件事，我才是自己人生的第—順位，不是其他人。」她發現當照顧好自己的情緒後，反而更能明白媽媽的情緒。以往母親時常監察她，就像想用繩來綑綁她，「因為媽媽很依賴我。但自從我住進家舍，不在她視線範圍便會很緊張。」一個女兒，不被理解卻反倒明白媽媽的不安，「也許這是作為女兒天生的能力。」日子久了，她發現媽媽沒這麼討厭。

分離，讓人學會珍惜。K說：「家舍幫助我修補和母親的關係。」從前媽媽經常打電話到家舍訴苦，指責女兒種種不是。「怎麼別人比自己更懂得照顧和教導女兒呢？」Pauline說媽媽當時也會自責，「我們也想支援媽媽的情緒需要。」家舍家長卡在母女之間反會令媽媽難受，因此Pauline與其他家舍家長一起用心教導K如何調整與媽媽相處的方式。Pauline說：「我們跟媽媽最常說的話就是『其實K很愛你』。」

回家 與母親生活

三年前，19歲的K離開家舍，踏入社會工作，亦回家與媽媽同住。雖然媽媽仍會暴躁，但情緒已平穩多了。訪問前一天，K替媽媽染髮，「媽媽或許不知道替她染髮，對我來說很重要。」K如此說。她倆親密時光珍貴而稀少。

中學同學曾問K：「兒童之家是否像監獄？」同學還着她繪畫一張家舍的草圖。這個在同學眼中被看成牢房的家，對K而言，卻是一個源源不絕地供應愛和肯定的地方。她在這裏，找回自己。



影片故事

卡夫卡在《城堡》中寫道：「荒唐可笑的混亂有可能決定一個人的命運。」車車（化名）兩歲時，媽媽已離家。她記憶零碎，只記得一家人坐在的士中，媽媽中途下車說要到深水埗警署，然後便再沒回來。爸爸欠債，在內地有家庭，經常不在家，她負責應付上門追債的人。大概在中學時期，她開始吸毒、逃學，有家不歸。直至27歲她懷上第一胎，成為母親後積極戒毒。她說：「孩子是我戒毒最大的動力。」

壞媽媽不壞

「孩子是我戒毒動力」

社會多用壞與不壞來看吸毒的人。但正如本處「媽寶樂孕II」計劃主任及社工Ani所言：「他們對毒品的理解與我們不同，對吸毒者而言，毒品像咖啡一樣推動他們生活。」吸毒，其實只是一個人想生存下去卻看不見其他選項。家庭失效，車車也是受害者。而對於願意積極戒毒、正在掙扎求存尋求出路的媽媽，將孩子與其分離能否將一個原生家庭的問題切斷迴路？

青春期嘗毒

為尋生活動力

媽媽消失後，車車最初跟婆婆生活，後來交由一位姨姨照顧她。直至升小學，姨姨問車車是否想繼續跟她同住，車車回答說：「我想回去跟爸爸和哥哥生活。」一直寄居游離，她渴求歸屬，但家卻糊了形狀。升上中學，她才重新聯繫母親，「那時我會寫信給媽媽。」



車車（化名）
戒毒治療及社會復康服務使用者

車車起初吸毒只為融入朋友的節奏，一班朋友「索K」，「冇理由乜都唔做。」她說，「但其實很苦，頭很暈眩，不知為了甚麼。」後來她結識另一群朋友接觸冰毒，一呼一吸，「讓我有推動力去完成一件事。」車車說。筆者問：「為甚麼你需要推動力？」她說不清，卻憶述一件母親的往事。中學時外祖父母分別患有認知障礙症及中風癱瘓而居於院舍，但家中缺錢拖欠院舍費用多月。一次外祖母呼吸困難，院舍不肯送院，車車的母親無計可施下給院舍開「空頭支票」，後來被院舍控告入獄。世界不如車車想像的溫柔，卻像一波又一波的巨浪拍打她的臉。因此，她需要一份力量。然而，對比父母似有還無的存在，毒品的力量更加具象。

三孩之母 爭取親子時光

「懷胎的十個月真是一個很奇妙的歷程。」車車說。她猶記得懷上第一胎，每當她嗅到食物的香氣，肚中的兒子便會踢腿。懷孕，讓車車第一次深深地體會生命連結的感動。如今車車已是三孩之母，育有一名六歲的兒子，和兩名三歲的雙生女兒。

每次她帶同幼女到醫院心臟科覆診，心情總是戰戰兢兢，醫護人員的目光像一條鞭子落在她身上。有次女兒身體檢查後醫生指其體重過輕，思疑車車疏忽照顧甚或虐兒，要求女兒留院觀察兩周。「為什麼社會上的人總是認為我會虐兒？」車車慨嘆。Ani說：「醫生與我們社工開會討論，我們也力證車車盡心盡力照顧三名孩子。」經過一輪調查後，醫院認為當中沒牽涉虐兒，讓車車繼續照顧孩子。

Ani表示：「車車的媽媽也很驚嘆女兒對孩子的照顧。」有次一個孩子鼻塞呼吸不順，車車用口吸啜孩子的鼻垢，「這些連我自己都做不到。」Ani說。三名孩子皆有特殊學習需要，各人在不同地方接受訓練、覆診，一個月二十多天她陪同孩子東奔西走，經常傍晚時分才坐下來吃兩口飯；一個媽媽帶着三個孩子外出不是容易的事，但她爭取不同機會安排親子活動。如哥哥學校旅行，她向學校申請帶同兩個妹妹同行；她參加本處「媽寶樂孕」計劃，因為既可學習親職技巧又能參與親子活動。「每次到中心參與活動，我都感到很釋放。孩子自己玩樂，我有『媽媽會』的同路人互相扶持。」



本處「媽寶樂孕II」
計劃主任及社工 Ani

孩子在身邊

每刻都珍貴

社工 Ani 說：「有吸毒背景的媽媽主動接觸我們的服務，可見她們內心的掙扎，只是她們未找到平衡的方法。」就像被困在天上的汽球，需要有人拉她一把。Ani 繼指：「很多媽媽因為未曾被好好地照料，所以不懂愛自己。」一群戒毒媽媽說 Ani 更像她們的母親，「她們將我對其的關顧方式應用於孩子身上。」Ani 在前線服務中見證不少戒毒媽媽成為禁毒大使：「小朋友讓媽媽改變的力量很大，就像烙印一般。」

問及孩子在生命中的意義，車車說：「因為孩子會對我笑，感覺被需要。」三孩之母的生活仍然有乏力的時候，她如何抵住誘惑？「因為我不能讓孩子離開我。每一次分離都對孩子造成傷害。我想大家知道，孩子在自己身邊的每一刻都是非常珍貴。」她肯定地說。

車車感恩孩子的出現。她的媽媽時常幫忙照顧孫兒，讓車車再次感到自己是一個女兒。她也努力拉近哥哥與母親的關係。直至近年，車車和哥哥才知道媽媽離家的原因，「爸爸有外遇，媽媽原來患上抑鬱症，她擔心會帶同我們一起輕生。」車車談起母親仍然會哭，「因為媽媽一個人承受很多痛苦，錯過我們成長是一件很遺憾的事。」因此，車車深深明白父母同行的重要。「而有誰能看到她這一面，肯定她這份努力和心意？」Ani 說。

6 因為孩子會對我笑，

感覺被需要。



像鯨魚的孩子 社工：他們有權感受世界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下稱樂仁）的孩子，就像52赫茲鯨魚。他們的聲音常人聽不見，但不等於他們的聲音不存在，只是他們表達的方式與我們不一。

樂仁是一所與醫院相連的嚴重智障兒童特殊學校，九成學生來自明愛醫院的院童，醫療情況屬最嚴重複雜的個案。學生每早從醫院穿過一條可遇見陽光的通道被送到學校上課。他們坐在輪椅上聽課，並患有視障、聽障，有的還要掛着呼吸機，他們不能言語，或只能活動幾根指頭。我們站在課室門外觀看，一個個年幼的生命在眼前動彈不得，但那份生命力卻湧來一份強烈的觸動。

老師讓學生認識廣東點心。樂仁九成的學生都無法進食，老師會把叉燒包、蝦餃湊近他們的鼻子。只見一位睡眼惺忪的女生用力撐開眼睛，她笑了。老師也為之雀躍：「嘩，很開心，對嗎？」

他們學習是為了甚麼？樂仁社工林肇玟（Astra）說學校每位同工都曾疑問。縱然病童學習不能改變命運，「我們仍然覺得他們有權利感受世界，欣賞美麗的東西，享受學習，而我們要尋找不同方法幫助他們發揮剩餘能力。」



病發後

儼如植物人

瑞琳是樂仁的學生。她六歲那年，一次發燒進入半昏迷狀態，媽媽抱着她跑往急症室。醫生證實瑞琳患上代謝病，需立即進行手術移除頭骨降低腦壓。醒來後的瑞琳，眼睛沒有焦點，不能說話，不能坐直身子。「手術前，醫生說瑞琳會變得不一樣。我以為跟其他智障孩童一樣，至少可以行走。我沒想到她儼如一個植物人。」媽媽說。



學習擴闊 溝通頻道

《世界上最孤獨的鯨魚》中，爸爸發現52赫茲鯨魚的聲頻不同，說牠是啞巴不能溝通，後來牠們更在大海失散了。

瑞琳比鯨魚幸運。

「起初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與她溝通。我沒有跟她說話，只懂得替她活動筋骨。」媽媽憶述。樂仁的老師和其他家長給她很大啟發，擴闊她與瑞琳溝通的頻道。例如，瑞琳可以活動右手，便利用她這個能力來表達想法。久而久之，媽媽便知道瑞琳喜歡公主打扮，但不喜歡媽媽買的牛油果髮夾。

瑞琳在學校接受各種感官刺激訓練半年，眼睛回復焦點，即使媽媽只是在課室門外經過，她竟也能察覺得到，「其實是很大進步。一個表情反應或許是微不足道，但對我們而言是很大的鼓舞。」

媽媽仍然保留瑞琳昔日的校服；生病前創作的圖畫、功課、周記，「這些東西對我而言是一個回憶。」瑞琳還小的時候，媽媽知道瑞琳的學習能力稍遜。她生病前的聖誕節假期，老師派發默書紙，「我花整整一個月跟她溫習，每天背默至滾瓜爛熟，她對那次默書也充滿信心。」誰知瑞琳一月病發，一切努力被粉碎，「那刻我覺得好可惜。」

學會放開 多了相處

一位長者曾對媽媽說：「你害了女兒，搶救她反讓她生不如死。」這話刺進媽媽的心。醫生指若不立刻做手術，女兒只能活數小時。但孩子臉上的笑容是給媽媽的答案，「現在我明白決定沒分對錯。」

常言保護兒童聲音，尊重孩子的自主權，但對病童而言，很多重要醫療程序都需要監護人決定，而每一個決定都很艱難。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女兒呢？瑞琳病倒後，言語治療師指她不能用口進食，「那刻我崩潰了，因為瑞琳很喜歡吃東西。」她堅持不讓女兒設胃造口導管，讓女兒學習進食。她每餐花一小時多餵女兒進食，每餐嘔吐三次，就連隔壁病床的家長也不忍心勸阻媽媽。

後來女兒因食物進入氣管導致多次肺炎進入深切治療部。三年後，媽媽放下執著。「回想起來，我覺得是自己不好。」現在不用餵食，反而多了相處的時間。



● **若不立刻做手術，女兒只能活數小時，
但孩子臉上的笑容是給媽媽的答案。**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疫情下 母女相隔

重述女兒的經歷，瑞琳媽媽說得淡然，「其實也不算很艱難。」她鼻子一酸，「不過，疫情的三年，我真的不清楚囡囡的情況。」疫情期間，樂仁除了跟隨教育局政策停課，亦需依從醫院的防疫政策。疫情前家長可以陪同孩子上課，參與課外活動，但防疫政策下家長不能夠進入學校當家長義工，最嚴峻時期更不能夠到醫院探望兒女。

「我已經比其他家長幸運。」媽媽說，因為需要陪同瑞琳覆診。她還記得疫情下第一次陪同女兒覆診，她消瘦很多。一個月後，醫生指瑞琳體重過輕對身體造成危險，需住院半年。到後來轉院進行胃造口導管手術，因此准許家長陪伴在側，「我其實很開心，這樣我才能接觸女兒。」

縱使瑞琳身體插滿喉管，仍然很愛笑。學校的牆上都貼滿瑞琳的招牌笑容。「當醫院放寬防疫政策准許探病時，我是第一個預約的家長，但女兒仍然很失落，眼神有矇怒。」媽媽語塞，「不能相見的時間感到很無奈，亦很自責，是否沒有好好地照顧女兒呢？」

生命安危 與權利

社工Astra這段時間一直與家長同行，她感受到家長的切膚之痛。「其中一個個案讓我很糾結。」Astra說。一位女生因為家庭照顧困難需送進醫院及樂仁學校，當時正值疫情嚴峻，醫院暫停探訪一段長時間。可惜，女生後來健康情況急轉直下，直至她離世前家長才能見孩子一面，「好像把孩子送來就切斷了關係，家長很傷痛。」

醫院政策是以保障病童生命安危為依歸。但疫情讓大家進深思考，病童的生命安危和生活權利，應如何平衡呢？Astra：「大家陷入兩難境地，既明白醫院措施是保護孩童不受感染，又理解家長與孩子分隔的無奈。病童的生命很脆弱，對他們的家庭而言，相處能減少遺憾，但這個疫情卻讓他們經歷更多遺憾。」

即使醫院放寬探訪安排，但為了減低感染風險，家長亦不能密切照顧及接觸孩子的身體。這麼近，那麼遠。瑞琳媽媽說：「以往我很享受替瑞琳換尿片、洗澡、拉筋，我不需要其他人來幫助我。」剩餘的生命，剩餘的能力，剩餘的互動，媽媽常說當天搶救瑞琳，這七年是賺回來。她說不需要別人幫助的一句話，那種的無奈就像剩餘的飯菜也被搶去一空。「我覺得疫情讓我們錯過了很多經歷。」媽媽很想念帶瑞琳回家的日子，「她睡在我身邊，我牽着她的手，她很快便睡着了。」

樂仁很多學童都患視障和聽障，與家人視像通訊對他們而言作用不大，唯獨觸摸對方的手，他們才能感受到父母的存在。「學校同工和家長同樣來自社區，為甚麼老師可以接觸孩子，反而家長不可以呢？」Astra也曾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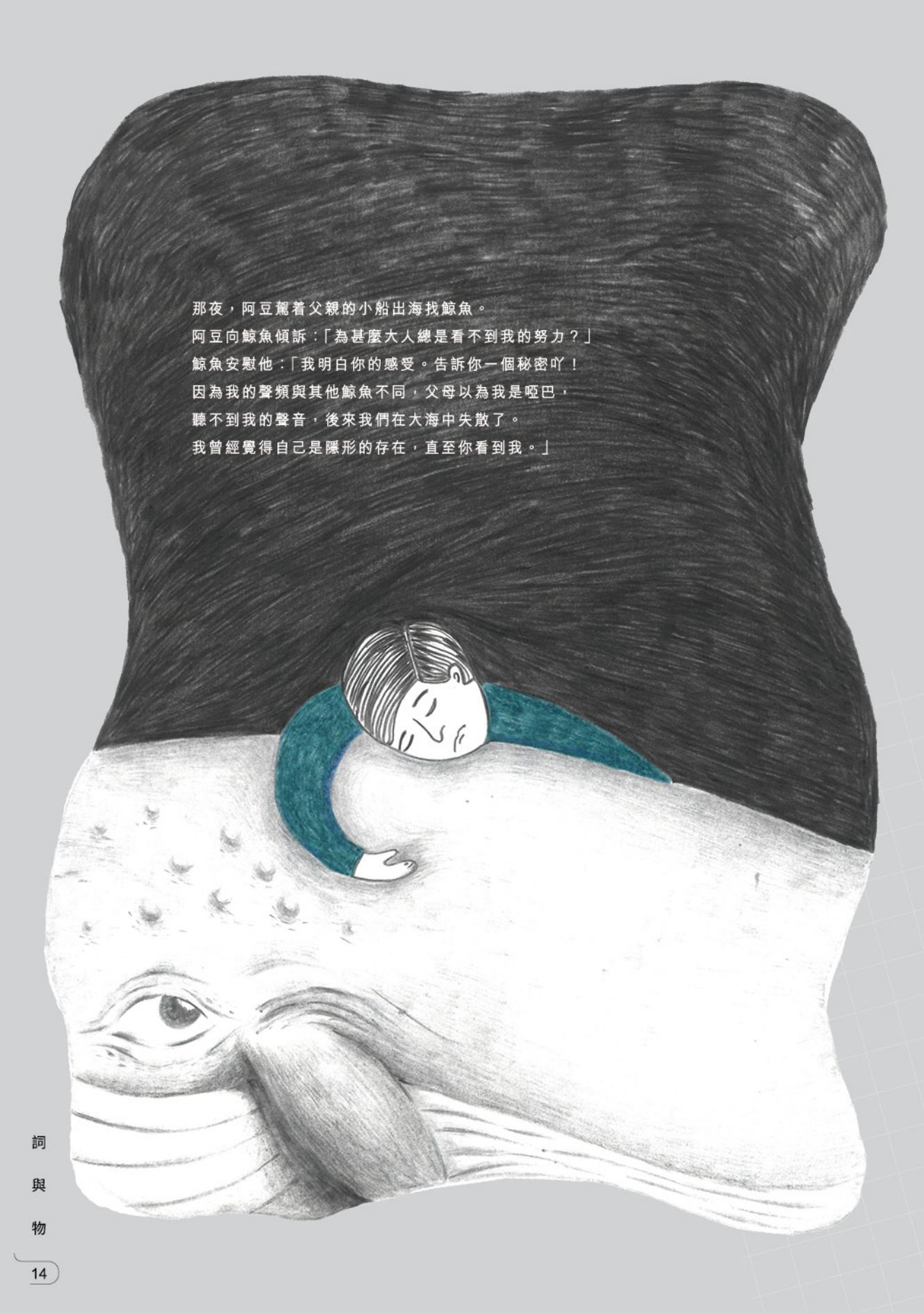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我們守護的 是甚麼？

瑞琳病倒後，媽媽辭去工作，「我希望在她離世前用我所有時間陪伴她，不想錯過每一刻。」三年前，媽媽渴望一家人能拍一張家庭照，但現在仍未成為真。某夜，媽媽凌晨三時收到醫院來電，指瑞琳病情有變，要進入深切治療部，問她若情況危急會否搶救。「那刻我反應不及。疫情下很多事情都做不到，讓我意識到要做好準備。」後來，媽媽簽署醫療指示，「我也告訴瑞琳這個決定。」即使病童不能夠作決定，媽媽的知會也是對瑞琳的尊重。

疫情給大人一個很大的考驗，應守護病童生命的價值還是生命的年日？這等同瑞琳媽媽當天搶救女兒的決定，是沒有絕對。因為在人權概念中，生存權利和自由權利是同等重要。重要的是，當病童面對生命的流逝，在他們患病的過程中，如何幫助他們能夠稍為掌握自己的人生，這是大人應深思的課題。



那夜，阿豆駕着父親的小船出海找鯨魚。

阿豆向鯨魚傾訴：「為甚麼大人總是看不到我的努力？」

鯨魚安慰他：「我明白你的感受。告訴你一個秘密吖！」

因為我的聲頻與其他鯨魚不同，父母以為我是啞巴，

聽不到我的聲音，後來我們在大海中失散了。

我曾經覺得自己是隱形的存在，直至你看到我。」

兒童權利 | 學習自主

兒童權利是甚麼？

出身於波蘭的兒童人權之父雅努什·柯札克 (Janusz Korczak) 早於百年前便提倡兒童應受尊重的理念，1929年出版題為《兒童有受尊重的權利》的文章。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公約》)的草擬，也是源於柯札克的理念。

《公約》是為了保障兒童的基本需要，讓兒童能發展他們最大的潛能，當中列明兒童享有四種權利：一、生存權，為兒童提供充足的食物、生活環境及基本醫療保障；二、受保護權，保護兒童免受虐待、疏忽照顧和剝削；三、發展權，兒童有權接受正規教育、享受閒暇及文化活動，同時認識自身權利；四、參與權，兒童有權表達意見，享受社會、經濟、文化、宗教生活。成人應尊重其發表意見和集會的權利。



「學習是權利，非義務。」

時至今天的香港，兒童的生存權、受保護權得到最基本的保障。但至於兒童的發展權，則不應停留於免費教育的層面。反之，我們應檢視學習權利有沒有凌駕其他生活的權利，包括兒童的自主權、遊樂權利等等。同時，現今的教育制度有沒有讓兒童充分認識自身的權利，尤其是參與權，培養他們社會參與的素養。

今期「詞與物」，透過小學生分享參與本處「長假期無功課自主學習計劃」的感想及創作物件；本處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社工多年來推動兒童參與權的經驗，以及徵集讀者童年故事，以多角度讓讀者對「兒童權利」這個詞語有更深入的解讀。



假期目標畫巴士做木工

小六生：媽媽支持讓我很意外

這天跟老師黃主任、兩位六年級生子恒和子浩進行訪問，我們從無盡的補充練習說起，相距20年的兩代人仍感同身受，在共鳴間談到他們對父母的感受，以及過往三年參與無功課計劃的得着。黃主任及兩位孩子的對話，也值得大人深思。

永無止境的補充練習

問 你們在三年級時第一次參與無功課計劃，知道在假期不用做功課時有甚麼反應？

詞
與
物

子恒 我聽到這個消息時覺得很爽！但是，媽媽會買補充練習。我二年級的時候，媽媽會買三年級的練習；四年級時會買五年級的練習，她說要比別人走在更前。我不是反對做練習，只是不想越級挑戰。

家長反映無功課計劃 浪費假期

黃主任 學校向家長收集問卷，有些學生家長會認為無聊，浪費整個假期；亦有家長認為也可以給予一些功課，指假期剩餘很多時間。但我們也呼籲家長一起停功課，專注與孩子的相處。

問 那父母對於你們在無功課計劃中訂立的目標有甚麼回應？

子浩 我曾經訂立畫巴士的目標，因為這個無功課計劃，媽媽減少補充練習的數量，媽媽的支持讓我感到意外。

子恒 三、四年級時我想做一個「小廚師」，訂立學習烹飪的目標。因為媽媽經常很晚才下班回家，我想煮飯給媽媽吃，讓她放工回來便有飯可以吃。媽媽很擔心我的學業，但其實我更擔心她，她好像太焦慮了。

子恒 五年級時我開始做木匠，這把匕首是我第一個作品，是媽媽和我一起製作的。

黃主任 起初老師之間也有不同聲音，憂慮假期沒有功課追不上進度。但當推行計劃數年後，老師看到學生分享在無功課計劃中和家人之間的相處點滴。這些親子時間對香港家庭而言都非常珍貴，小朋友在假期中沒有感到被父母「狙擊」，他們真的有所感受。

有目標才沒有難成的事

子浩、子恆 我們在這個計劃中學會自律。

子浩 我原本不懂得自律，只會問媽媽甚麼時候可以玩電子遊戲。

黃老師 學校希望小朋友能夠享受學習之餘，學懂安排自己的生活，不是媽媽吩咐他們做甚麼才去做，希望同學懂得規劃自己的生活，自然減少與家長之間的磨擦。

子浩 原來只要有目標，做事情的時候沒有想像中困難。

子恆 而且我們覺得能夠好好地完成目標，讓我們感到很大成功感。

黃主任 這也是學校推行「長假期無功課自主學習計劃」的其一目的。我們希望照顧學習能力稍弱的學生，他們不用再跟別人比較，成功感來自自己。很深刻有一位學習能力稍弱的同學，平日在課堂上甚少表達意見。但在無功課計劃中，他雀躍地分享在網上搜集資料然後學習打籃球。老師繼而引導他思考，在平日學習中同樣尋找方法學習。雖然同學的成績沒有突飛猛進，但學習態度比以往積極得多，對老師們也是很大的鼓勵！

不要剝奪 孩子想像未來的空間

當子恒見證哥哥升上大學可以打遊戲機和安排自己的生活，他說：「所以，我的目標是讀大學，我便可以自由自在。」學習的意義好像被扭曲。台灣作家龍應台在其著作《親愛的安德烈》中提及給兒子寫信，她要求兒子用功讀書不是為了比別人強，而是將來有選擇的權利，可以選擇有意義的工作。她寫道：「當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義，你就有成就感。當你的工作給你時間，不剝奪你的生活，你就有尊嚴；成就感和尊嚴，帶給你快樂。」有時候，孩子肩負父母的期望不斷追趕成績，卻是剝奪他們喘息甚至是想像自己未來的空間。而孩童需要空間向內尋求和向外探索，才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未來。





兒童權利

「我哋講嘢真係有人聽！」

兒童權利這個詞語看似淺白，「但其實即係點？」

深滙樂Teen會服務主任朱麗英(Phoebe)舉了一個例子。2018年由深水埗七間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合辦「童話遊樂場」計劃，邀請兒童擔當遊樂場的規劃師，與康文署、建築署官員開會。會議後一位兒童說：「原來我們的說話真的有人聆聽！」Phoebe說：「『真的』二字很有意思，認真回應就是認真聆聽。」這正是保護兒童聲音最基礎的實踐，但知易行難。



大人是否相信權利？

大人常說「我是為你好。」這話背後隱藏一種觀念：「孩子的想法是不成熟，而我的想法才是對的。」以愛為由，很多時卻是情感和權力的施壓。《兒童權利公約》列明兒童意見應按其年齡和成熟度予以權衡，有人或會認為難以拿捏。Phoebe 截破謬誤說：「這是做人的態度。若人以為自己的想法才是最棒，社會便沒有多元的面向。」而事實是，在大人的世界，往往將權力置於權利之上。因此，當談及如何保護兒童聲音，關鍵是大人是否相信權利。Phoebe 斷然地說：「而我是相信。」權利之所以重要，正正是平衡和保護不同群體的狀況和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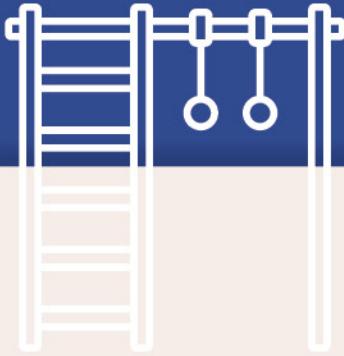
兒童人權之父雅努什·柯札克 (Janusz Korczak) 在《兒童有受尊重的權利》的文章中曾言：「小孩身形矮小，人們也認為他們的需求比較小，快樂和傷也是小小的。」這有不少的實例。例如香港政府於2005年設立的兒童權利論壇，及至2019年後便停辦。立法會公聽會自2021年亦沒有再邀請兒童代表列席。Phoebe 認為政府鮮有收集兒童意見，在公共政策上兒童往往是被邊緣的弱勢。另一方面，社會有沒有以兒童友善的方式與孩子溝通？Phoebe 說：「以施政報告為例，小朋友難以消化，政府能否製作動畫或影片，以孩子的方式收集意見呢？」兒童未能享有公民投票權，但不能連帶剝奪他們的參與權。



兒童關心甚麼社區議題？

而事實上，很多公共政策關乎兒童的福祉。「童話社區」計劃自2018年推行至今，鼓勵兒童擔當社區規劃師，從起初探索遊樂場設計、公廁衛生，到現時正在探討的深水埗道路規劃問題。Phoebe 說：「很多人問這些議題是否由社工提出來，然後硬要小朋友關心。其實不是，所有議題都是小朋友提出的。」兒童有感公廁沒設小童、中童廁格而大嘆無奈，主動提出向食環署反映意見；每天上學放學的路途充滿障礙，學生提出道路阻街的問題，實地考察以量度深水埗街道的寬度。Phoebe 笑言兒童提出的議題，有時真的讓她捏一把汗，社工也有不熟悉的議題，得先落區考察，「當聆聽小朋友的聲音，而我們作為大人是否甘心情願花時間及付出呢？」Phoebe 說作為大人，也要抱着無知和謙虛的心去聆聽孩子。





青年參與階梯： 兒童決策 成人輔助

關於青年參與，美國著名兒童權利學者 Roger Hart 早於九十年代經已提出青少年階梯理論 (ladders of participation)，當中強調青少年參與、委身及賦能等八種程度。Phoebe 將其簡化成三個層次闡述。她指，最低層次就是視兒童、青年為棋子或裝飾，表面上讓孩子參與，但其實他們沒有機會表達意見；更進一步是視兒童、青年為合作伙伴，與他們一同商討和決策；而最理想的情況是視兒童、青年為決策者，成年人只是輔助角色，讓青年擁有主動權自主討論和決策。

在「童話社區」計劃中，每一步都是兒童自決。例如兒童考察深水埗街道問題後商討對策，有人提議向電視台時事節目投訴，有人提議擺街站、向區議員反映，甚或有人認為全部通通都要做。社工的角色只是引導他們思考當中的可行性，如「如果你們投票要嘗試所有的途徑，是否真的願意付出時間呢？」兒童被一言驚醒，立刻「戴頭盔」退後一步。

「我們要相信小朋友是講道理及理性的。」這是 Phoebe 多年來在兒童青少年服務中觀察，同時這亦是教育的條件。她猶記得在「童話遊樂場」計劃中，小朋友與康文署、建築署的官員代表開會。小朋友在會議上建議增設飛索設施，康文署詳細地解釋增設飛索的難處，當飛索佔用遊樂場的空間，則難以增添其他遊樂設施。小朋友沒有失望，反倒認為合理。Phoebe 表示：「真誠回應，不是只看結果。當推行的政策與收集回來的意見有距離時，關鍵在於如何讓小朋友明白。」

一年最開心是暑假宿營時
互贈禮物的理想遊樂場
深水埗小朋友遊樂場的遊樂場
科學顧問 PlanRight 首席
設計人成功舉辦『快
到好滿足！』他們希望時未來
有更多小朋友出來玩！
青年會深水埗綜合社會服務

2

3. 遊樂場

中二生： 社會只重視大人的說話

大人總以為孩子年少無知，其實他們眉精眼利。中學二年級的倩彤參與「童話社區」計劃，與其他成員一同與食環署官員會面反映對公廁衛生問題。她坦言會面讓其失望：「政府官員的反應有點冷淡。」當日官員集中講解食環署的日常工作，對孩子提出的問題回應不多。倩彤補充：「這個社會很像只重視大人的說話。若小朋友也能一起發表意見，大人才能更整全地了解社區問題。」

過程不似預期會否打沉「細路哥」？Phoebe回答：「我們也要讓兒童明白改變需要時間和努力，很多社會政策也是經過長年累月的推動。」她希望擴闊孩子對成功的定義，「雖然對方沒有接納意見，但不代表意見不存在。當聲音引起他人的關注，已經發揮了自己的影響力。我們要讓兒童知道他們在社區中的參與會產生漣漪效應。」Phoebe籌劃「長假期無功課自主學習計劃」時，向中學生收集意見。她猶記得一位中學生說：「我已經是中學生了，小學生的事情與我無關啊！」Phoebe苦口婆心對他說：「你真的認為與你無關嗎？原本香港只有九年免費教育，那你做了甚麼讓自己享有12年免費教育呢？」男生恍然大悟。



童年經歷埋下種子 25年從事兒童青年工作

她在本處服務25年，一直醉心於兒童及青少年工作，Phoebe說：「我覺得社工不是很偉大或可改變世界，但我們能否成為他們的伙伴，與他們同行，讓他們的聲音認真地被聆聽。」Phoebe憶述自己小學六年級時，一位同學忘了做功課，被老師當眾用釘書機釘手指，「當時我想，這就是教育？當時我不懂甚麼是兒童權利，但我牢牢地記着這殘酷一幕。難道我們的社會這樣對待兒童？也許這個經歷在我心裏埋下種子。」

常言小朋友是社會未來的希望，但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努力栽種這份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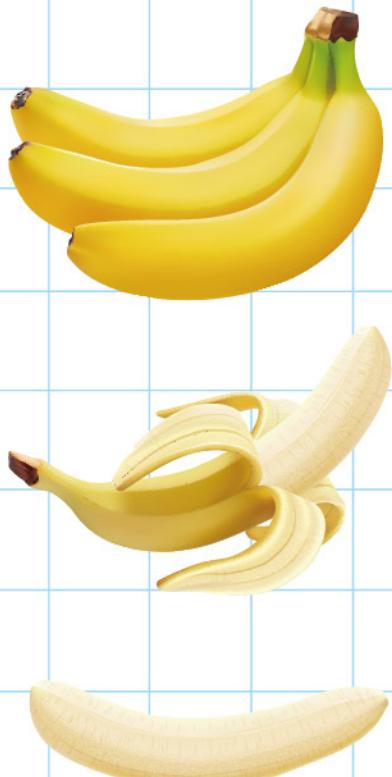


你聽到嗎？

尋找心底微弱的童聲

- 收集童年故事 -

故事 1：我真的不喜歡吃香蕉



小時候便覺得大人很古怪，明明孩子就是大人從前的自己，但他們總是聽不見孩子的內心，就像青蛙認不出蝌蚪。筆者幼稚園初班時，老師教寫「5」字，說「5」字的寫法是向右畫一個小肚子，問老師為什麼肚子不能在左邊呢，卻被老師責罵；上美勞課，把小鳥的剪紙貼在畫作的草地上，老師指鳥兒應貼在天空，不肯就範便被罰留堂；小學三年級，中文老師吩咐同學在作業課本中「又……又……又……」的句式練習填上「香蕉又香又甜又好吃。」的例句，但筆者實在討厭香蕉，便改寫為「香蕉又怪又臭又難吃。」結果又被老師當眾罵了一頓。

回想起來，這些小小的經歷像碎片般一片一片拼湊成今天的自己。《兒童權利公約》提及兒童的參與權，指每一名兒童有權表達意見，成人應尊重其發表意見的權利。而這份保護，是讓孩子從小踏上的充權旅程。因此，本期《清音》徵集故事，尋找大家埋藏在心底那微弱的童聲。回顧被輕忽的經歷後，我們要成為怎樣的大人？

Maggie 45 歲

哭着叫媽媽抱是錯；
看電影感動流淚是錯；
笑出淚來都是錯；
有需要的眼淚是錯。
這些經歷讓我不了解自己，
要討好別人來肯定自己。

小ot 40 歲

音樂在禮堂中徐徐響起，小朋友翩翩起舞，台下一眾家長雙眼看得發光。坐在我身旁的媽媽輕聲說：「都是你不肯上台表演……」我多年後仍記得心頭被壓着卻在強忍淚水的情境。

我不想大家看見我，不想大家討論我，因為不想被人錯誤判斷。我沒有爸爸的教導，不代表默書時我需要偷窺別人。

我沒有爸爸的照顧，不代表我不誠實。爸爸離開了，不代表我沒有努力學習。

小小的心靈永遠記得不被理解的傷痛，不知不覺間我變得在乎別人的看法，為自己帶來壓力，但慢慢地從傷痛中學習了解自己和別人的感受。

Alan 27 歲

中學時在學業上感到很吃力，所以間中會缺課，後來每次上學都被老師針對。中五畢業後我在家中隱藏一年，整天戴着耳機逃避父母的責罵。其實每一个年青人只想被理解和認同。隱藏青年不是想成為自己的家門。感謝當天的社工敲門，讓我知道自己不是被遺忘的人，也有生存價值。

Yan 11 歲

每逢農曆新年，媽媽都強逼我買裙子，她覺得女孩子穿裙子才漂亮。但其實我很想買褲子，因為我很喜歡運動，而且褲子較舒適自在，但媽媽從不理會我的想法。這些經歷讓我不想跟媽媽表達自己的心事。

藍若聆 45 歲

小時候尚未有「一生一體藝」計劃，學樂器對於基層孩子是奢侈品。幸而中一時可以加入學校銀樂隊，接觸小號，也度過了快樂的升中生活。可是，剛升上中二，我因學業成績欠佳被迫退出銀樂隊。當年的師長只相信「唯有讀書高」，成績不好的話，其他事別談。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生存。可否多聽孩子的想法，與他們同行，而不是強迫他們走同一條路？找不到小時候對這樂器的感覺。有些事，錯過了就是錯過了。我常常想，若自己懂樂器，多一個表達情緒的渠道，人生或會更美滿。

圖圖 10 歲

家人不准許我玩遊戲機，經常責罵我。親戚都說我懶惰、沒有用。但其實我只想找到一項比別人強的能力，就是玩遊戲機。我一直沒有自我認同感，每天擔驚受怕，不知父母何時又罵我。我發現自己當被別人指責時會變得很暴躁。

專訪 洪雪蓮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
系主任



保謢兒童，可以做得更好

1924年，國際聯盟（現為聯合國）通過《兒童權利宣言》，為保謢兒童權利打開序幕。該宣言第二條列明「饑餓的孩子必須吃飽；生病的孩子必須獲治療；發展落後的孩子必須獲支援……」^(註1)在過去一個世紀，兒童權利持續發展，早已不再停留於「吃飽穿暖」的層次。關注婦女、家庭議題的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系主任洪雪蓮教授說：「香港在各方面的兒童權利都有基本保障，但在滿足成長需要、保謢兒童等方面又是否能夠全面支援？肯定有可以加強的空間。」

註1：1924年9月26日通過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 (<http://www.un-documents.net/gdrc1924.htm>)。

「貧窮」損兒童權利

2020年，香港兒童貧窮人口在政策介入前達27.49萬人，連續五年上升，而在政策介入後則為8.59萬人。洪教授表示，在綜援保障下，香港兒童的基本生活所需不成問題，但針對成長需要的支援，例如學習知識、培養興趣，便有所欠缺。

與此同時，貧窮限制住屋環境，在土地問題嚴重的香港更甚，繼而影響兒童的身心發展。「有住在劏房的兒童，要睡在碌架床的上格，眼睛長期被燈光照射。」洪教授分享過去參與劏房服務時的見聞，「居所太狹窄，兒童回到家便要上床，欠缺活動空間，肌肉發展亦受影響。」從貧窮到不適切居所，成人面對的問題，兒童亦在承受後果。

特殊教育需要(SEN)亦是兒童權利的另一盲點。在2021/22學年，就讀公營中小學的SEN學生人數有近六萬人。「政府提供資源予學校支援SEN學生，但不少家長、學生並不清楚了解自己享有的權利。」洪教授說，「能否讓家長及兒童有更多機會，表達意見，反映他們的需要？」

／ 簿切實跟進 保護兒童措施



對於近年接二連三發生駭人聽聞的虐兒事件，洪教授坦言，社會過去對保護兒童的關注並不高，往往要有轟動的虐兒事件發生，才會引起討論，但討論以後卻鮮有具體的跟進。2021年，政府就強制舉報虐待兒童個案機制展開諮詢，預計今年進行立法工作。根據諮詢文件，機制將強制多類專業人士舉報在工作期間發現的懷疑虐兒個案，否則將面臨罰款或監禁。

雖然各專業界別對機制的執行細節存在不同意見，但洪教授認為社會及社福業界仍支持立法，亦相信建立機制是為保護兒童踏出重要一步。「業界較關心機制對高危青少年服務的影響，例如未成年性工作者、未成年吸毒人士，以至從事非法活動的未成年人士。」她解釋，「在機制之下，協助這些未成年人士的社工便可能要作出舉報，那以後這些青少年便不會接受社工服務，服務怎樣維持下去？」她表示業界已向政府反映意見，相信政府會着力設法解決。



資料圖片

洪教授續指，虐兒問題可按環境主要分成兩類，一類是在家庭內發生，另一類則是在機構內發生，例如院舍，而兩類虐兒問題的一個關鍵共通點便是相關人士的「敏銳度」。「在家庭發生的虐兒，成人很多時候都選擇不相信小朋友的說法。」她說，「或是因為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令到成人不想亦不懂得處理。」而華人傳統家庭強調階級觀念，長輩擁有權威。他們不想承認家庭內有侵害、暴力問題，亦不相信兒童有足夠的認知能力。「其實很簡單，當你覺得小朋友不明白發生甚麼事時，應該要關心及查問，而非選擇否定。」

同樣地，「對於機構層面的虐兒問題，不同崗位的員工都需要高度敏銳。」洪教授說，「他們不能害怕揭示問題，需向管理層反映，並積極跟進。」除了社福機構，教育系統、執法部門都在處理虐兒問題中擔當重要角色，只要其中一環未能妥善處理，便容易對兒童帶來「二度傷害」。

社會需對 虐兒問題更敏銳



資料圖片

敘事治療為倖存者 重寫生命故事

洪教授過去一直運用敘事治療，向童年受虐的人士提供輔導。由風雨蘭編寫的《倖存者言》記錄了九位童年性侵倖存者的口述故事，洪教授亦有參與當中的輔導工作。50多歲的阿霞是其中一個故事的主人翁，亦是洪教授印象最深刻的個案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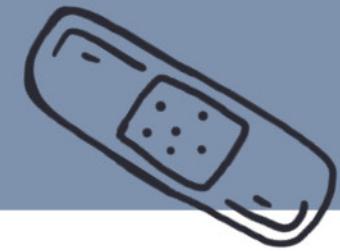
阿霞年幼時曾遭到姐夫性侵，時間長達三年。繼而過了數十年，她從未向任何人透露此事。她相信，即使自己向思想保守的家人告發姐夫，亦不會得到支持及幫助。直到2008年，阿霞主動尋求社福機構的輔導，處理童年受性侵所造成的情緒問題。2017年，鼓勵性侵受害者發聲的「MeToo運動」席捲全球，阿霞受運動啟發，終鼓起勇氣告訴家人，並於2018年報警。「我咁多年點解唔出聲，就係因為我瞓咗自己，唔係因為你（姐夫）冇做過。如果我識得唔係瞓自己，而係瞓你嘅話，我唔會屈咁多年。」《倖存者言》引述阿霞的說話，「我都好想表達到呢個聲音畀所有人聽。」



「報警可能會破壞姐姐的婚姻、整個家庭的聯繫，但阿霞依然勇於報警，亦努力處理與原生家庭的關係，非常厲害。」洪教授說，「傳統觀念告訴我們，人不能離開家庭，但如果家庭是帶來傷害的地方，復原就需要離開創傷的關係，那離開也是一個選擇。」她解釋敘事治療一方面會與「倖存者」解構主流論述，挑戰壓迫及限制他們發聲的傳統觀點，另一方面與她們重新發掘自己過去怎樣處理這些傷害，才能生存到今天，重寫生命故事，重拾自我認同。

洪教授在《倖存者言》中寫了一篇題為『受害者』也是『倖存者』的序言，提醒人們這群「受害者」亦是努力面對傷痛的「倖存者」，並在文末寄語社會大眾能「給受害人一份諒解和肯定，更重要的是參與及支持改善主流文化、社會服務及司法制度，遏止任何形式的性暴力的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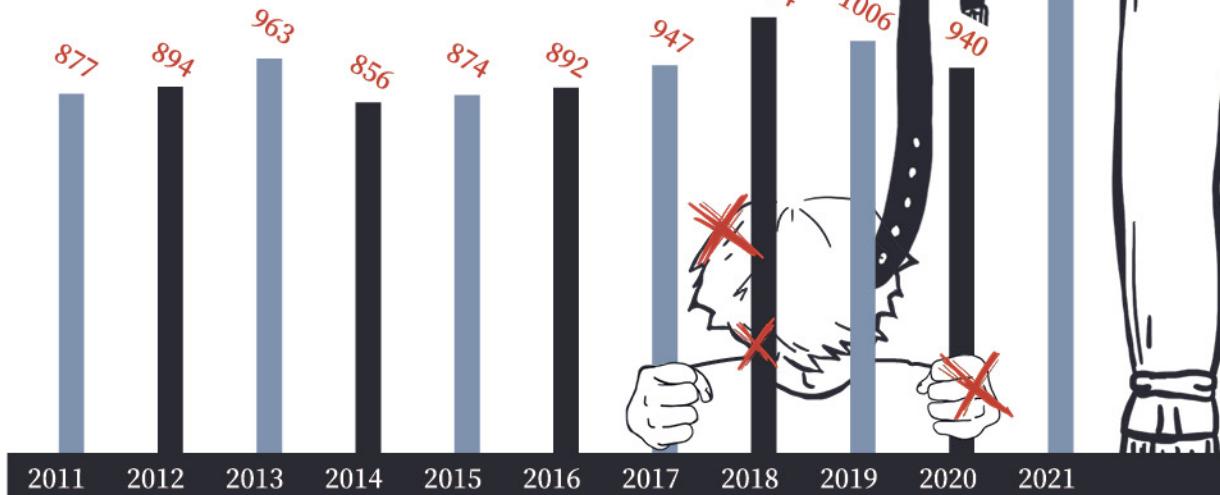
「強制舉報」非萬靈藥 宜全面檢討保護兒童政策

近年，年幼兒童被父母或照顧者虐待受傷或致死的案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虐兒事件令人痛心，大眾市民不禁會問，為何這些不幸事件不時發生？社會可以做甚麼去防止悲劇發生？

政府承諾將會盡快為強制舉報虐兒個案立法，保護兒童健康成長。然而，舉報虐兒個案的機制一直存在，單以立法將相關機制由自願改為強制，是否就能避免兒童受虐？



香港平均每天有三名兒童受到虐待。



香港虐兒個案數目

官方虐兒數字 恐屬冰山一角

根據社會福利署（社署）的統計數字，近年本港的新呈報虐待兒童個案數字有上升趨勢，在2011年至2021年十年間由877宗增加至1,367宗，大幅增加超過50%。去年首三季的呈報個案已達1,079宗。其中「身體虐待」佔大多數，其次為「性侵犯」及「疏忽照顧」。超過一半個案的施虐者為兒童的父母。當中最為嚴重的，有兒童被虐待致死。社福界普遍認為，現時呈報數字只是冰山一角，未足以反映實際情況。相對於「身體虐待」、「性侵犯」及「疏忽照顧」等較顯見的情況，「心理傷害」的虐兒個案更易隱藏在社區中未被發現。

社署制訂《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供社工、臨床心理學家、醫院或診所的醫生、護士及輔助醫療人員、學校和幼稚園的人員、警方等不同專業人士參考，以便通報及處理懷疑虐兒個案。

外國經驗顯示 強制舉報存在困難

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個案並非新鮮事。早於2006年，聯合國已建議所有締約國建立通報暴力侵害兒童行為的機制。作為保護兒童的政策，全球已有超過70個國家立法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個案，包括美國、加拿大、瑞士、澳洲和日本。雖然各地在實施強制舉報後，舉報個案數字大幅增加，但是否意味措施有效保護兒童免受傷害？

加拿大的數據顯示，仍有為數不少的虐兒個案並未有通報至保護兒童系統，反映實際運作上面對不少困難。當地的強制舉報人員擔心，出於好意但錯誤舉報虐待個案會影響兒童的家庭關係。例如舉報後發現兒童的損傷因意外造成，並非受到虐待，但已對兒童及其家庭造成一定影響，輕則令家庭成員承受不必要的壓力及困擾，重則進一步破壞已經緊張的家庭關係。過度舉報個案更會令資源緊張，分薄原本需處理嚴重及緊急個案的人手及資源。

然而，機制被認為未夠完善，因通報與否屬自願性質，並沒有強制相關人員必須舉報懷疑虐兒個案。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19年發表《導致或任由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死亡或受到嚴重傷害個案》諮詢文件，詳列強制舉報機制的研究資料。申訴專員公署亦於2019年建議政府應探討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個案的可行性。政府及後在2021年成立跨政策局工作小組，分別在2021年及2022年就香港建立強制舉報規定進行諮詢。行政長官在《2021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推展有關強制舉報規定的立法工作，並計劃在2023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根據諮詢文件，政府建議修訂《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建立強制舉報懷疑虐待／疏忽照顧兒童個案的機制，強制包括社工、教師、幼兒工作員、護士、醫生、牙醫、中醫等專業人士在工作期間，如有合理理由懷疑兒童「受到嚴重傷害」或「有受嚴重傷害的迫切危機」，包括身體虐待、性侵犯、疏忽照顧和心理虐待，便須履行責任作出舉報，否則可能會受制裁，面臨罰款或監禁。

不同的專業界別都講求保密原則，舉報人員雖按法例要求作出合理舉報，但此舉有機會影響專業人員與服務使用者的關係。當家庭知道有機會被人舉報虐兒，他們更不願意透露家事。專業人員擔心難再取信於服務對象，更壞情況是令有虐兒危機的家庭不願尋求協助，將潛在問題隱蔽化，最終造成悲劇。

加拿大的分析亦發現，基於過往的負面經驗，專業人員對保護兒童系統欠缺信心。例如舉報後，受害兒童得不到妥善的介入及保護。而且，舉報完成後，個案將交由相關保護兒童系統跟進，舉報者再無任何角色去參與整個保護兒童工作。當再次遇上懷疑虐兒事件時，專業人員傾向不作出舉報，反而自行採用其他方法幫助兒童。

根治問題 全面支援家庭及兒童

政府強調強制舉報機制立法，可以及早介入懷疑虐待／疏忽照顧兒童的個案，讓兒童得到適切的保護及支援。然而，除了舉報機制，我們更應重視對育兒家庭的承托、公眾教育及保護兒童的配套工作。

參考2021年保護兒童資料系統統計報告，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這些虐兒個案背後的原因。報告歸納出高危因素，當中與施虐者自身相關的，包括育兒技巧不足／缺乏親職技巧、情緒／心理問題、婚姻問題；環境或社會因素則包括缺乏支援系統、經濟困難／失業。由此可見，不少虐兒個案的家庭均面對莫大的壓力，社會應及早為這些家庭提供足夠的支援，以加強他們解難的能力。然而，無論是提供家庭及個人輔導的綜合家庭服務、提升照顧技巧的家務指導服務、社區託兒及暫託服務，一直都供不應求，難以為有需要家庭提供及時和深入的支援。既然知道造成虐兒的高危因素，政府更應有效調配資源，對症下藥，方為解決虐兒問題的治本之道。



再以2021年數據為例，超過一成呈報受虐兒童個案為0至2歲的嬰幼兒，當中接近八成被疏忽照顧。現時學校及學前服務已可接觸大部分兒童，惟未能接觸0至2歲的嬰幼兒及其家長，故當出現照顧問題甚至虐兒事件時，較難被及早發現。家長一般會帶嬰幼兒到母嬰健康院接種疫苗，並由醫護人員跟進兒童的成長及發展。如能在母嬰健康院內設立「常規社工」，讓社工接觸及識別有需要的嬰幼兒、家長及照顧者，相信能及早了解及跟進其困難；同時，亦能提高家長和照顧者的求助動機，預防和及早識別潛在的虐兒個案。

加強公眾教育 完善舉報配套

雖然社會大眾對虐兒事件零容忍，但對「體罰」、「獨留在家」、「精神虐待」、「疏忽照顧」等概念存有不同的理解。坊間亦有聲音，指體罰並非一個合適管教方法，建議政府立法禁止體罰兒童。保護兒童是整個社會的責任，專業人士、鄰里、家庭均擔當重要的角色。最早察覺虐兒事件的，往往是鄰居、保安員、鄰近店舖職員、同學家長、保姆車叔叔姨姨等等。市民大眾提高意識，願意多做一步，將懷疑個案通報予福利機構、社署或警方，有助盡早保護受虐兒童。

要讓強制舉報機制有效發揮，介入工作及相關配套尤為重要。參考外國經驗，強制舉報法例實行後的舉報個案數字會大幅增加。當接到舉報後，相關保護兒童系統需要有足夠人手作出即時介入，並將受虐兒童帶離危機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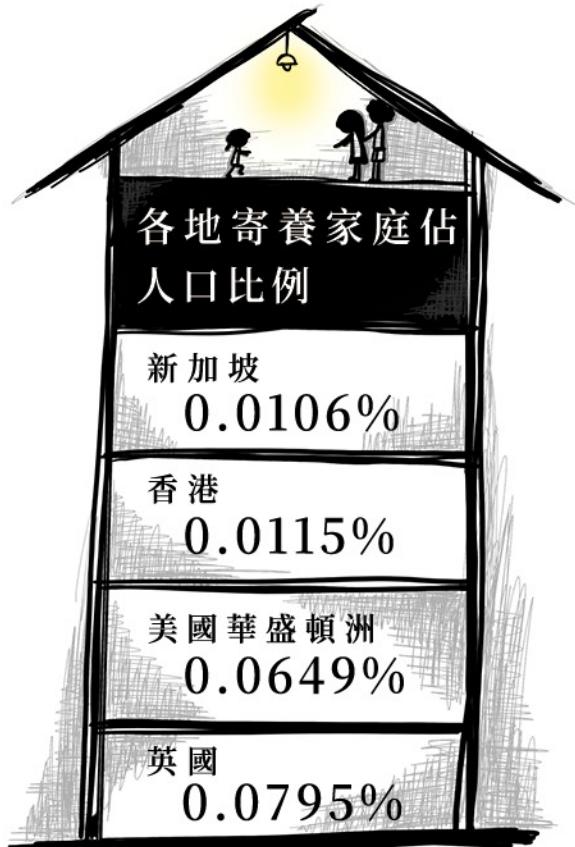
然而，本港緊急／短期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名額嚴重不足。根據社署數字，本港約有954個寄養家庭，共提供1,130個寄養服務名額，當中115個屬緊急照顧服務名額。寄養家庭數量對人口比例為0.0155%（以2022年年中人口7,291,600計算），

遠低於其他地區，如英國（0.0795%）、美國華盛頓洲（0.0649%）。全港緊急／短期兒童之家的服務名額更只有42個。本處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數字顯示，2021/22財政年度共有1,220名兒童因沒有合適的緊急寄養家庭而無法安排服務，該年度有84名輪候一般寄養服務的兒童因未能在3個月內獲得配對服務，而須按機制退回予社署中央寄養服務課。另外，有69名兒童申請本處的緊急／短期兒童之家但未能安排服務。未獲安置的兒童被迫滯留醫院，甚至留在有虐兒危機的家庭。現時情況尚且如此，實難以想像強制舉報機制實施後的景況。

無論強制與否，舉報機制只是事後措施。政府不應過度聚焦於強制舉報機制，將其視為解決虐兒問題的唯一方法。採取積極及務實的態度，全面檢討香港保護兒童政策，將資源有效分配，才能更有效應對虐兒問題。

參考資料

- Dubowitz, H., Hein, H., & Tummala, P. (2018). World Perspectives on Child Abuse 2018 (13th Editio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https://www.ispcan.org/wp-content/uploads/2018/10/World-Perspectives-on-Child-Abuse-2018-13th-Edition_Interactive.pdf
- Gordon, K. (2019). Good Intentions, Questionable Results: The Shortcomings of Mandated Reporting For Child Maltreatment, Wester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9(1). <https://doi.org/10.5202/uwjljs.v9i1.6826>
-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23). Children In Care - Foster Children And Foster Parents. Retrieved February 3, 2023, from <https://www.msf.gov.sg/research-and-data/Research-and-Statistics/Pages/Children-in-Care-Foster-Children-and-Foster-Parents.aspx>
-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2020, November 12). National statistics Fostering in England 2019 to 2020: main findings. Retrieved September 19, 2022, fr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fostering-in-england-1-april-2019-to-31-march-2020/fostering-in-england-2019-to-2020-main-findings>
-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23). Population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Retrieved February 3, 2023, from <https://www.singstat.gov.sg/find-data/search-by-theme/population/population-and-population-structure/latest-data>
-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2). Child Protection Registry Statistical Report 2021.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3219/c/Annual_CPR_Report_2021.pdf
- The Foster Parents Association of Washington State. (2022). WA Foster Care: Data And Reports. Retrieved September 19, 2022, from <https://paws.org/in-the-news/reports/>
- United Nations. (2006).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expert for the United Nations study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A/61/299).
-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6/491/05/PDF/N0649105.pdf?OpenElement>
-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 (2019年)。《導致或任由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死亡或受到嚴重傷害個案諮詢文件》。https://www.hkreform.gov.hk/tc/docs/cadcvac_c.pdf
- 申訴專員公署 (2019年)。《有關辨識和通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的機制主動調查報告摘要》。https://www.ombudsman.hk/wp-content/uploads/2022/07/20191022_D1419_Executive-Summary_TC.pdf
- 社會福利署 (2002年)。《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1447/tc/Procedural_Guide_Core_Procedures_\(Revised_2020\)_updated_2Nov2021.pdf](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1447/tc/Procedural_Guide_Core_Procedures_(Revised_2020)_updated_2Nov2021.pdf)
- 立法會秘書處資訊服務部 (2020年)。《強制通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文件編號：ISE08/20-21)。<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essentials-2021/se08-mandatory-reporting-of-suspected-child-abuse-cases.htm>
- 社會福利署 (2022年)。《保護兒童、虐待配偶及性暴力個案統計系統》。https://www.swd.gov.hk/ws/index_c.html#s3
- 社會福利署 (2022年)。《有關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的建議諮詢文件》。
- 社會福利署 (2022年)。《寄養家庭的數目、正在接受服務的寄養兒童數目。於2022年9月16日取自<https://www.swd.gov.hk/datagovhk/fcw/key-statistics-on-cfcu-service.csv>
-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2022年)。檢討兒童住宿照顧服務 (綜合檔案名稱：CB(2)273/2022(01)號 LWB(WW)-1-c1.docx)，香港：立法會。<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ws/papers/ws20220506cb2-273-1-c.pdf>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2年)。2022年8月11日新聞公報 - 二零二二年年中人口數字。<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8/1/P2022081100420.htm>



一天，阿豆把一疊黑色的圖畫帶到沙灘上，引來泳客圍觀。

原來，他要拼砌出一條很大的鯨魚。

鯨魚躍出水面，濺起的水散落像煙花，是給阿豆作回禮。

鯨魚很感動，說：「謝謝你讓人看見我這座孤島。」



結語

成長，其實是一場權力和權利的持續角力。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很努力地吸收各種知識，渴望成為一個大人，因為我們深深地明白只有成為大人，我們才會真正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行使權利的主體。當中的可悲，是我們往往擁有權力，才能擁有權利。故此，人會下意識地與自己的童年割裂。帶來的結果，就是大人與孩子變成階級的關係。這亦解釋為甚麼「兒童作為權利主體」的思想一直無法在社會中扎根。香港早於1994年成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方，但在生存權利、發展權、受保護權以外，兒童參與權的發展一直停滯不前。

兒童人權之父雅努什·柯札克在《兒童有受尊重的權利》的文章中說：「教會了孩子輕視弱者。這種錯誤的教育，注定了他們黑暗的未來。」而我們如何終止這黑暗的輪迴呢？就是讓自己再次成為孩子，一再反芻自己成長的經驗。

《畫鯨魚的小孩》(Imagination, Whale) 是2001年一齣日本公益廣告，講述一名男孩日以繼夜塗黑一張又一張的畫紙，大人不明所以。原來小孩是要把黑色的圖畫拼湊成一條龐大的鯨魚。正因為大人常會「自以為是」，便難覺察自己的盲點。我們努力成為大人，又要不斷放下，學習孩子的心。成長，就是在看似迂迴的路上領受生命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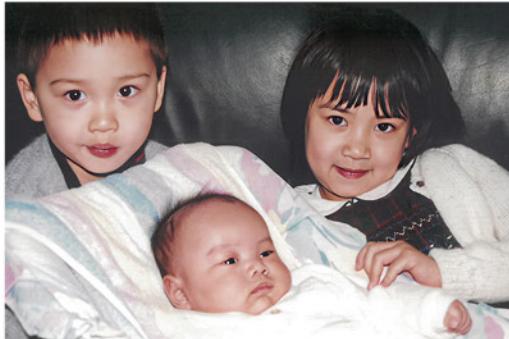


領養孩子給我新使命

林崇智 牧師

是愛還是責任？「是使命呀。」育有三名領養子女、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管理委員會主席林崇智牧師說，陪伴孩子成長是上帝託付的使命，「若有一天離世，我希望生平行述寫上：『我將我的家庭分享予三位失去家庭的孩子，讓他們重新有一個家，在愛中成長，活出美好人生。』」他呼籲社會大眾當領養或寄養家長，「若你們有一個溫暖的家，可以跟這些失去家庭的小孩分享你們的愛。」

領養孩子是林崇智牧師還在念大學時許下的心願。當時有一位外籍教授領養了兩名中國女孩，林牧師深受感動，並決心效法他，日後盡力幫助失去家庭的孩子。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領養 · 師母最初反對

「結婚時我並未跟太太透露這個心願。」林牧師與師母育有一名親生女兒，在女兒六歲那年，他希望能完成心願。「太太是位傳統女性，第一個反應是拒絕，這不是因為她否定領養孩子的需要，或擔心家庭負擔不來，而是生怕自己偏愛親生女，因此不願領養。」當時林牧師嘗試從信仰角度說服師母：「我們相信兒女是上帝所賜，但沒說一定是自己所生。我跟她分享說，領養也是上帝所賜的一種方式。」師母聽罷沒有全然拒絕，這對林牧師來說是開了綠燈。

過了第一關，還有另一關——大女兒。無故的領孩子回家，大女不吃醋麼？怎料林牧師笑說：「她天生是個領袖，喜歡指揮，現在有弟妹給她作『跟班』，她又怎會反對？」林家迎接第一個領養女兒回家時，大女已經八歲，兩姊妹相差七、八年，不再爭玩具。「妹妹想要公仔的話，家姐馬上四處找，把所有的公仔都給她。」林牧師說大女兒很關顧別人，而弟妹的出現正好讓她實現當家姐的願望，「她有機會帶着三個小朋友一起成長，年紀最小的一個跟她相距12年。我相信這是她生命中重要的歷程，可以說，除了我和太太，大女也因此蒙受祝福。」

血緣 有那麼重要？

領養的孩子不是親生，沒有血緣關係，縱然家人同意，親戚又會否視他們為外姓人？「我覺得對現代人來說，血緣關係並不是最重要，不像以前的人要跟族譜、牌位放在祠堂、可以分地等，我們已沒有這些。」林牧師說雖然曾有長輩提過「又不是無得生」，但當孩子被接回家後，長輩都樂意接受這個事實，「加上孩子都很疼愛他們，大家很快便忘了是領養回來的。」他強調，只要跟家人關係好，血緣關係已不太重要。

對林牧師一家來說，領養關係不是甚麼大秘密，也毋須忌諱，「我在他們大概一歲時已向他們披露身分。」林牧師借用聖經故事跟孩子講解，因為當中有很多家人的關係都不是親生的，例如以色列人摩西便是由埃及公主養大。「當我跟他們講述這些人物時，就會告訴他們：『上帝正是用這種方式把你賜給我們一家，是一份大禮物，我和太太都感謝神把你賜給我們。』」林牧師說罷流露感恩之情。

他最難忘孩子小時候一起去學畫畫，畫廊的人一眼就看出四人長相不同，甚感好奇，不過孩子並不難堪，更大方地解釋四人的父母都不相同。對林家來說，家人的關係重於血緣。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尋根 與生母見面

雖然血緣關係並非最重要，但林牧師仍希望三個領養孩子長大後知道誰是親生父母，「因為這是他們人生中重要的部分。」林牧師和師母一早就替孩子展開「尋根」之旅，「我們跟他們的父母保持聯絡，交換照片，讓對方了解孩子的情況。」他說，當孩子長大後，有了充足的心理準備和意願，才安排他們跟親生父母見面。

林牧師猶記得數年前次女與親生媽媽見面那一幕，「當年女兒18歲，也願意跟親生媽媽見面，於是我們安排兩人在某酒店餐廳相認。」但他始終擔心焦慮的女兒不知如何處理，就在遠處坐下來陪她等着，直至親生媽媽出現。林牧師笑說：「我記得女兒劈頭第一句就是：我爸爸年紀很大的。」原來她們兩母女只相差十四歲，而林牧師已屆耳順之年。「起初我還擔心女兒不懂應對，怎料她的媽媽比她還緊張，更帶來表妹一起見親生女兒。」當她們相認談話起來後，他便靜靜離開了。他說，女兒與親生媽媽至今仍保持聯繫，每逢農曆新年更會去拜年。

林牧師說，替領養孩子「尋根」還有其他好處，「由於他們不是己出，有些性格或氣質未必跟自己或太太相似，但透過認識他們的原生家庭，可以進一步認識孩子。」他分享說，有些個案更因此得悉孩子有遺傳病史，能協助他們及早預防。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使命・陪他們圓夢

有人會說，三個領養孩子能在林家成長真幸福。「其實孩子給我們的，遠多於我們所給的。」林牧師說：「他們讓我們的人生更加『有血有肉』。帶大一個孩子無疑付出不少，但只要看到他健康成長就已足夠。」

林牧師從陪伴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更找到了新的使命。「大兒子小時候很活躍，加上有專注力不足及學習障礙，難以在港升學。但他自小喜歡野生動物，知道很多關於蛇、蜥蜴、鱷魚等動物的知識。」某天林牧師在家中垃圾桶撿到一張紙條，寫着：「我想去澳洲讀大學，成為環境保育員。」這是當時念中學的大兒子的願望。林牧師說：「我覺得自己有一個使命，要幫這個青年人追尋人生，這也成為了我的夢想。」

後來大兒子真的入讀當地大學，但過程絕非一帆風順，他要比別人多花時間才能完成大學基礎課程，又因為疫情留港、延遲學習，更曾因擔心在香港找不到工作而煩惱，林牧師跟他說：「兒子，這些都不重要。如果這是上天給你的任務，是你人生的夢想，就應該去追尋。人生漫漫長路，你暫時未必看得清，或許日後你會去非洲或南美洲工作也說不定。」他鼓勵兒子堅持追夢，「我希望有一天他能成為野生動物保育員。」林牧師滿足地說。

首要條件

夫婦關係良好

身為「資深」領養家長，林牧師常跟其他家長分享對領養的看法。「不少人會說我家的孩子很幸福，因為我們有較多資源。是的，我家較寬敞、他們年幼時可以上不同興趣班、每年全家都去旅行……不過，要當領養家長，經濟不是最重要。」

談及領養家庭的條件，林牧師認為：「首先，夫婦關係必須良好和穩定。一個孩子失去了家庭，最重要的是重新給他一個充滿愛的家，絕不要把一個關係破裂的家庭給他，最少要讓他感到被愛、安全和穩固。」

其次是健康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林牧師再三強調，物質對領養孩子不是最重要，「你是否覺得要經常買很多東西給孩子才算好？但價值觀不是用金錢建立的。一家人簡簡單單吃頓飯，充滿家的感覺、愛和溫暖，這才是千金難買。」林牧師閒時會帶孩子去露營行山，接觸大自然，「我們應學習去享受，而不是擁有。」

此外，家長要提醒自己，「領養孩子不是要去達成你的期望，滿足你的人生；相反，是你陪他走他的人生。」林牧師認為，家長應尊重領養孩子，給予成長空間，「換言之，家長要約束自己，因為你會對孩子有很多期望，但不應把你的期望強加在他們身上，因為這是他們的人生。」

結語•家長是導遊

林牧師說：「領養的孩子未成為我們的子女時，他們都屬於上帝，然後上帝用祂奇妙的方法交託到我和太太的關係之中，他們就成了我們的一分子，是一家人了。」他說自己像一個導遊，陪伴孩子走一段路，告訴他們眼前是怎樣的風景，並鼓勵他們前行，自己去經歷。

最後，林牧師期望有更多人關注待領養孩子的需要，並把家庭的溫暖分享給他們。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服務介紹!

「有心機」生涯發展支援服務 機電署首駐社工 與學徒共創新天



「我以前是摸着石頭過河，低下頭，不知道未來發展是怎樣。」23歲的謝沃希（阿希）說，「現在，我會抬頭望向天空，看得更高更遠，了解不同的發展機會。」約三年前，阿希參與機電工程署（機電署）的「技術員訓練計劃」。性格內向的他卻曾因溝通問題與同事產生誤會，而此時正好遇上機電署委託本處北角樂Teen會推行的「有心機」生涯發展支援服務¹……



¹計劃的官方名稱為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 Counseling Services for Technician Trainees。



生涯游繩 助青年突破生涯迷茫

在加入機電署前，年紀輕輕的阿希曾從事活動助理、資訊科技支援、物業管理等不同工作。「當時的我不知道未來有甚麼發展，見步行步，找到工作就繼續做，覺得不合適就立即轉身離開。」同時，他兼讀學士課程，但半工讀的生活把他壓得透不過氣來，亦犧牲了社交生活及個人興趣。後來成為機電學徒，雖然阿希心裏感覺比以前更踏實，但他與其他年輕人一樣，偶然也會與同事有意見不合的時候。「我不太懂得表達自己，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亦不會即時發問，有時便會錯誤理解工作內容，容易產生誤會。」他憶述，「那時心情很低落，每當想起此事便會頭痛。」

去年2月，「有心機」生涯發展支援服務開展工作，為阿希的生涯發展帶來契機。在輔導初期，北角樂Teen 會社會工作員簡英東（阿東）發現阿希仍以學生的態度對待工作，「總是乖乖坐着聽，希望導師會主動教導自己，像學校的老師一樣。」及後透過社工輔導，阿希掌握了自己的性格特質，找回工作價值及適合自己的溝通方法，不再單純追求「人工高、工時短」。他亦學會利用筆記記錄日常生活、工作及所見所聞，養成責任感，並積極參加不同活動，發展興趣。最重要的是，他成為一名「工作者」，主動肩負責任，朝「STEM」技術工種發展，並獲得上司及同事的認同。

阿希說：「社工的輔助給予我很大的信心，就像一條繩，讓我這個困在井底的青蛙得以跳出水井。」說罷，身旁的北角樂Teen 會服務主任袁梓齡（Eva）便對阿希表示：「這條繩子沒有魔法，不會自動把你拉上天，最重要還是你自己願意爬出來。」



「共建」新服務 促進學徒全人發展

作為全港首個為「學徒訓練計劃」提供常駐社工的服務，「有心機」生涯發展支援服務現時支援逾700名機電署的見習技術員。「我們的學徒大多數是年青人，當中有不少對生涯感迷茫，我們期望栽培他們走好未來的路，對社會有責任感，因而構思及推出這項創新青年職場支援服務。」機電署總技術主任鄧啟榮（鄧Sir）解釋計劃的由來。同樣是學徒出身的鄧Sir過去中學成績不如意，輾轉做過兼職的士司機、文員、速遞員等工作，與阿希有着相近的經歷，「當年我也曾找不到工作，對未來總是迷茫和擔憂，所以今天更加希望能幫助青年人，令他們清清楚楚地規劃好自己的未來，為社會作出貢獻和承擔。」



「我們和機電署有一個共同價值，就是着重青年人的全人發展。」Eva接着說，「如果有學徒發現自己不適合機電工作，我們相信最重要是先增強自我認識，清晰了解個人的強弱項及興趣路向，便可以飛向自己的目標，最重要是不要陷入迷失的狀態。」基於這份共同價值，社福界與機電界攜手「共建」這項全新服務。她補充：「機電署十分重視整體生涯發展，在過程中非常投入地參與，我們聽取了許多機電署同事及導師的意見，令服務不斷提升和進化。」

現時，「有心機」生涯發展支援服務主要提供三個範疇的支援，包括學徒生涯發展諮詢及輔導、學徒情緒支援，以及機電署導師的培訓。鄧Sir提到近期舉行的「與青年伙伴同行」工作坊，引用Marvel的角色介紹「何倫碼」(Holland Code) 職業人格，令他們一班導師更掌握現今青年人的想法。「每一位學徒都有不同特質，如果沒有這些工作坊，我們未必知道他們的想法。」他說，「我們的專業始終是工藝，而社工能夠專注於學徒的心態及思維發展，這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並擔當着一個平衡的功能。」



共同成長

填補服務空隙

對鄧Sir而言，受惠於這項服務的不僅是學徒，更包括一眾導師。「服務涉及的每個人都有成長，可謂終身學習。」他笑言，機電署的「師傅」說話相對直接，有時未必可以與學徒建立最有效的溝通方式，透過社工的協助，利用各種工作坊的培訓，他們與同事、家人的溝通得以改善，「透過社工這道橋樑，導師明白世界不停在變，對團隊有更多包容，部門氣氛也更正面。」

北角樂Teen會社會工作助理黃詩敏 (Trista) 舉例說，有一位學徒經常上班遲到，導師經多番了解後情況亦沒有太大改善。「我們運用不同工具了解那位學徒容易遲到的原因，得悉他原來是借助電子遊戲來減輕壓力。」Trista說，「我們就像一道橋樑，協助導師與學徒突破上司下屬的傳統框框，從而強化雙方溝通，使工作上更得心應手。」

在一般職場中，僱員需要自行處理生涯發展問題，是項服務正好填補此服務空隙。阿東表示：「香港不同機構都有學徒計劃，這班『職青』剛剛脫離中學及常規社福服務，正在經歷身分轉變，必然有許多困難，需要社工支援他們。」

「希望這項服務能起到示範作用，未來會有更多企業仿效。」Eva展望未來，「我們深信，只要學校、學院、社區之間的橋樑搭得好，許多青年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 痘
○ 中
○ 有
○ 機

近年，社會積極提倡用科技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 (SEN) 的孩童。自新冠疫情以來，本處進深探索如何應用科技於兒童復康服務中，正如地區言語治療服務隊單位主管、一級言語治療師沙曉澄 (Sar) 說：「所謂危中有機，我們在疫情中發現有很多服務需要借助科技來填補缺口。」

(左) 地區言語治療服務隊單位主管、一級言語治療師沙曉澄 (Sar) 及 (右) 心橋融合教育服務 (第三隊) 單位主管林子慧 (Yuki)

創科帶動 兒童復康服務

本處專業團隊編寫《CLICK 語文基礎 456@》教材套旨在提升兒童口語表達及理解，以及發展初階閱讀能力的幼小衔接語文學習。

訓練SEN學童 不能「照辦煮碗」

在疫情中不能夠面授課堂，令言語治療訓練迎來很大的挑戰。Sar指照顧和訓練SEN孩童不像烹飪有食譜便能「照辦煮碗」，難以單靠文字、功課紙讓家長和孩童明白訓練技巧，「在疫情中，我們發現家長不懂得跟孩子進行家居訓練，至於那些主力照顧孩童的公公婆婆和傭人，就更難理解我們的指導。」而科技正能大派用場，除了視像通訊，電腦遊戲的互動也能吸引孩童的興趣，又能讓治療師有系統地教授家長和照顧者訓練方法。

心橋融合教育服務（第三隊）單位主管林子慧（Yuki）說：「我們不是因為順應潮流而運用科技，而是因應環境變化產生的服務缺口，應用創新科技的思維帶動服務。」Yuki指社會或認為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ETTC）的服務形式較為傳統守舊，但經過疫情近三年的洗禮，兒童復康服務變得更富機動性和彈性。

專業同工打造AR教材

以今年升小一的學童為例，在幼稚園高班學年的實體課只有80多天，與同學的相處恍如「網友」，只能以視像通訊，缺乏社交生活的實踐。Sar說：「對SEN學童而言，在社交情緒上需要學習很多技巧，更難面對複雜多變的小學生活。」因此，由織樂慈善基金贊助、本處兒童復康服務（CRS）籌劃的「SEPASS小升星幼小銜接支援計劃」便應運而生，集結社工、言語治療師、教育心理學家及特殊幼兒工作員的專業同工，推出教材「小升星Magic Let's Go魔法寶盒」。這教材套包括漫畫、棋盤遊戲及擴增實境（AR），幫助升小學的SEN學童應對小學生活遇到的困難。

Yuki補充道：「教材以魔法作包裝，希望學童能以輕鬆和期待的心情迎接小學生活。」學童先透過漫畫學習小學生活的技巧，繼而在魔法校園的棋盤遊戲中「預習」在校園會遇到的困難，練習應對方法，最後透過AR的尋寶遊戲讓他們熟悉學校的環境。

（左）《Click 語文基礎 456®》及
（右）「小升星」Magic Let's Go
都是由本處專業團隊為升小的學
生所編制的教材套。



「小升星 Magic Let's Go」教材包括漫畫、棋盤遊戲及擴增實境（AR），幫助升讀小學的SEN兒童應對在小學生活遇到的不同困難。



以機械人紓緩人手不足

「CRS是一個充滿機動性的團隊，能敏銳環境的改變，伺機而動。」Yuki說每當發現有服務缺口，他們便立刻招攬「機動部隊」，一起構思新點子填補服務需要。Yuki和Sar指出，科技不但能幫助SEN孩童及其家長的學習需要，亦能紓緩專業人才不足的問題。Yuki分享一次到星加坡參與國際級自閉症研討會的經驗，「國外幼稚園和訓練中心的設計打破我的想像，亦啟發我構思利用機械人當訓練員的助手。」

她續指，學前兒童復康服務一直面對治療師短缺的問題，若能善用科技，以機械人充當助手，就能紓緩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機械人可以幫助SEN孩童認識不同面部表情，又能為少數族裔提供即時翻譯等。」她說。從研討會回來後，Yuki遂與科學園合作，連結不同科技公司配對服務，期望能優化EETC成為一所智能中心，「有很多部分仍在磋商中，我們的目標是要持續發展一所具備眼界、能貼近SEN學童需要、使訓練更加具像的智能中心。」

蒐集數據

倡業界善用創科

科技不單能減輕人手不足問題，更可協助訓練員累積難得的經驗。CRS剛於去年6月開展的「"VICTOR" 嬰幼專業培訓-虛擬實體混合模式新推展」計劃獲香港公益金社會創新撥款資助，主要為幼兒工作員提供安全的實習環境，由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資深幼兒工作員跨專業合作設計不同虛擬實境（VR）情景，連接設有感應器的道具嬰孩，讓工作員練習照顧嬰孩的方法。

該計劃的單位主管Sar解釋：「以痙攣嬰兒為例，扶抱方法與一般嬰兒有別，但在訓練之初我們難以讓學員抱患有痙攣的嬰兒，而VR則能提供一個安全的實習環境。」她又舉例說，早產嬰兒的手肌能力較弱，照顧方式亦與一般嬰孩有別，而VR就能夠仔細分析照顧方法。「我覺得這個計劃很創新，能夠把治療師的教學放進VR中，只要適時引入實體的訓練，便能提升訓練果效，同時節省人力資源。」

Yuki續指這項運用VR的計劃是一個驗證過程，亦是一項倡議，「過往CRS的訓練從學院到實習的工作坊，全都是真人指導。然而，在缺乏人力資源的情況下，若每次訓練都需要治療師教授訓練員，這涉及極大成本。我們期望能在計劃的過程中蒐集學員的學習進度等數據，加以整理分析，推動業界思考如何進一步應用VR於兒童復康服務之中。」





全人關心 卓越創新
care for all excel in all

元州長者鄰舍中心
Un Chau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

元洲長者鄰舍中心主任楊泳詩 (Cin)

堅 持 創 新

只為長者重新連結世界

一個展覽 連結多個孤獨生命

展覽為「賽馬會社工創新力量：堅 · 藝 · 圈」的最後階段，並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展覽的其中一個角落，呈現一個獨居長者的家居環境，擺放着電視機、收音機、藥盒、覆診信等等。Cin 邀請一名獨居長者惠珍擔當展覽義工。惠珍看見這個「模擬家居」便驚訝地說：「啊，為甚麼和我家如此相似？」她家中也是長期開着電視和收音機，「其實只為讓家中有些聲音。」惠珍說。Cin 悄悄地跟筆者說，惠珍的故事正是這個展覽的源起。



Cin (右) 在展覽中向公眾介紹展品。

元洲長者鄰舍中心主任楊泳詩 (Cin) 自 2011 年加入本處，一直參與長者服務的發展。談起長者服務，她總是喋喋不休分享近來構思計劃的新點子，「時下年青人喜歡電玩，我曾構思一個長者版的『動森遊戲』。如果有一天，長者沒有上線的話，不是能察覺異樣嗎？」Cin 雀躍地說，話音未落又談起長者互動電視的構思。「我自幼跟外婆一起生活，長者服務對我而言是一個情意結。」Cin 一直關注獨居長者的需要，2022 年 9 月她在中環街市籌備了一場「在孤獨路上你並不孤單」展覽。

惠珍常把孤獨掛在嘴邊。Cin 說：「我們訪問了數十位長者，了解他們常說的孤獨感其實是怎樣的感受。」惠珍這樣形容孤獨：「當我 65 歲，享有兩元乘車優惠，但一個人也不知道可以往哪裏去。」而她最憂慮的是有天在家中死去也沒有人知道，這也是無數長者心中的寫照。Cin 說，長者在生活上雖可用「平安鐘」求救，但這只是硬件，而展覽則從關係上着墨。她續道：「很多長者經常強調自己是一個人，但其實有很多人都走在這條孤獨的路上。而如何將不同孤獨的生命連結在一起，正是這個展覽的精粹。」

倡長者服務跳出既定框架

Cin有感長者服務常被「定格」，因此她經常自我鞭策，並鼓勵團隊要跳出框架，「如果長者服務被定格，長者就只能在這個框架內生活。」她認為構思新計劃時，不一定是從零開始憑空想像，可嘗試將不同群體和範疇的服務拼合，也是一種創意。Cin說：「創新是為了滿足長者的需要，使他們與世界從新連結。否則，創新是沒有意義。」她續指近年外國推廣不同群體社區共生的概念，將安老院和幼稚園或託兒所結合，又或是讓課託的孩子在老人院中玩樂，「老人家看見小朋友會感到快樂，從而減低孤獨感。」而在賽馬會社工創新力量：堅·藝·圈這項目中，邀請40位長者走進幼稚園與幼兒製作藝術品，促進長幼互動，亦有異曲同工之妙。

Cin說：「我認為要展現長者的強項，讓別人欣賞。」她憶述於2021年本處與屈臣氏集團合辦「食腦同遊」計劃，正是受日本「上錯菜餐廳」啟發，邀請輕度認知缺損長者在屈臣氏的職員餐廳做侍應，藉此提供多元化的認知障礙訓練，並提升企業對認知障礙症的關注，推動鄰舍支援。她指出，這是希望打破企業對長者服務既定的印象，除了提供服務以外，亦可以讓長者有所貢獻。



展覽中呈現獨居長者的家居環境，讓公眾想像獨居長者的生活，並邀請獨居長者當義工親身分享感受。



展覽中設計一幅長者孤獨等級表，讓公眾明白長者的孤獨感。

外婆離世後 「我也曾經歷孤獨」

Cin認為，幫助長者重建及鞏固連結是長者服務中最重要一環，「幫助長者與自己的過去、別人和社區連結。」上文提及的惠珍曾經是一名照顧者，過去20餘年對行動不便的母親寸步不離。自母親離世後，惠珍從照顧者變成獨居長者，孤獨感如爪牙不斷擴張。她甚至不知自己有甚麼興趣；心中渴望與人連結，卻因自卑而擔憂別人對她的看法，寧可留在家中。

Cin發現惠珍有隱蔽長者的傾向，便鼓勵她參與不同活動，甚至在展覽當中擔任義工，向大眾述說自己的故事。展覽當天，惠珍說：「我原以為自己是沒有故事的人。今天我當義工跟公眾介紹展覽，讓我感到很有成功感。」Cin說：「現在的惠珍，自信心與能力感大增，與鄰舍建立連結，願意貢獻社區。」長者服務中的關鍵是推動長者從參加者變成社區共建的一員，而惠珍正是活生生的例子。

「當我遇到惠珍，她跟我分享母親離世後的孤獨感，我也產生共鳴。」Cin慨嘆。2017年，她的外婆身體抱恙，在家中煲水時發生火警意外身亡。她說：「外婆離世後，我同樣經歷孤獨的狀態。」

幸而Cin已學會與傷痛共處，更轉化成關注獨居長者需要的力量。這力量驅使她持續創新，幫助更多瑟縮於孤獨中的生命。



在「2022和富亞洲傑出家庭工作計劃」(和富3A計劃)中，我們的幼兒教育服務(ECES)與香港明愛家庭服務合作的賽馬會「童亮·同玩」親子盒計劃奪得銅獎及最佳伙伴協作獎，計劃代表、Pario兒童·親職教育中心(尖沙咀及觀塘)中心主任郭佩葦(Bonnie)分享說：「這獎項是對我們服務的肯定。機構一向以來着重創新，這盒子正正是一種創新。」



卓越創新的親職教育

兩大機構合作打造親子盒

賽馬會「童亮·同玩」親子盒計劃(下稱「親子盒」)為疫情期間納悶在家的幼兒及其家長推廣優質親子互動，並支援幼兒透過遊戲持續學習和成長，全港約十萬多個家庭受惠。首套親子盒以香港六個景點為題，包括大澳、赤柱等，第二套則以正面品格的「希望」、「感恩」及「歡欣」為重點。兩套親子盒均配有故事和切合幼兒發展的親子遊戲，並配以多媒體技術協助掌握內容，以擴增實境(AR)技術豐富遊戲。這項計劃又為教師及家長提供逾20次培訓，參與人數逾11萬人次。

對於親子盒奪得最佳伙伴協作獎，Bonnie笑說是「實至名歸」：「很難得一項大計劃由兩大機構負責去做，更要在短時間內完成，效率極高，能回應疫情下家庭和學童的需要，同時也切合今次和富3A計劃的要求。」

Bonnie說，兩大機構各自善用自己的強項，不失機構的特色。「例如明愛在情緒和品德教育方面較強，那就由他們的社工負責；而CS在教學方面強一點，包括我們的言語治療師、幼師等，因此就由我們負責。」

親職教育新需求

AR技術作教學示範

本處一向着重以卓越創新的服務去回應社會需要，Bonnie認為，親子盒也反映了這種創新精神，「疫情下家長和孩子都足不出戶，我們就要運用不同媒介去幫助他們。例如盒子的遊戲說明，除了文字，還有『聲音導航』，只要家長掃描二維碼就能聽到解說；第二個盒子更加入AR技術，提高遊戲的趣味性。新玩法，新體驗。」她補充：「但我們最想帶出的信息是：玩甚麼也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家長和孩子在過程中一起享受，一齊玩，才能幫助小朋友發展。」Bonnie說ECES一直強調以遊戲為本，以兒童為中心，這盒子也想帶出這個信息。



親子盒採用了AR技術，這對服務和業界有何重要？Bonnie認為親子盒的AR技術起了示範作用，日後可應用到學校，令課堂教學更生動，內容更形象化。「不止我們學校的老師，連其他學校也認同這個方向。事實上，新一代幼師大都熟悉電子科技，很快已掌握。這親子盒可說是一次示範，啟發老師思考和應用。」她說。

本處Pario自八十年代提倡親職教育，可說是先導者之一，走過40餘年，現時親職教育的需求有何變化？而Pario又怎樣回應？Bonnie說，世代不同，需求也不同。「首先是家長年輕化，他們大都善用科技，掌握很多管教知識，但在實際運用上仍缺乏經驗，有些會錯用方法而有損親子關係。」她說，另一項轉變是，如今的孩子大多數備受呵護、很有主見，而家長未必懂得怎樣管教，「每個孩子都很獨特，要按其個別特性教養；而新一代家長的需求又跟上一代的不同，我們能為他們提供怎樣的服務？這都是Pario當下要去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為了回應新的服務需求，Bonnie說Pario近年主動出擊，「我們不再等家長來報名參加課程，而是主動去學校辦家長講座和活動，希望將親職技巧帶給學校的家長。」對於家長會員，Pario則運用不同渠道去聯繫和支援他們。「此外，我們正構思如何跟商界企業合作，為他們育有幼兒的僱員提供親職教育服務。」她說，簡單而言就是改被動為主動，努力接觸不同範疇中的家長群組，推廣親職教育。

Pario兩大發展： 蒙特梭利+嬰兒按摩

Bonnie分享說，Pario將有兩大發展重點：一、教導家長認識蒙特梭利，二、嬰兒按摩。「0至3歲是很大的幼兒發展藍圖，我們希望為0至1歲嬰幼兒家長推廣嬰兒按摩，以加強他們的親子關係以及和諧感覺；另為1至3歲幼兒家長介紹蒙特梭利教學法。」她說。

現時尖沙咀中心（總部四樓）的活動室已改為蒙特梭利教室，讓家長學習成為觀察者，看到幼兒的強項。Bonnie說：「蒙特梭利讓孩子學習自主，但同時要家長學會放手，方能配合。家長過分的幫忙只會剝奪孩子學習的機會，我們希望讓家長了解蒙特梭利的好處，幫助幼兒有更好的成長。」



本處幼兒教育服務



兩間幼兒園今年分別 於機場及大埔投入服務

2017年，香港機場管理局於機場設立首間幼兒園，並由本處營運。由於收生反應一直非常踴躍，機管局於今年4月開設第二所機場幼兒園，繼續由本處管理。幼兒園採用自然木系設計，讓幼兒有置身於大自然的感覺，盡情探索。園內設有多種設施，包括早期科學探知區、多媒體遊戲區、幼兒廚房及大型體能設施等。

另外，雋日幼兒園（大埔）於今年1月在大埔富蝶邨投入服務，為本處首間資助幼兒中心。幼兒園期望成為嬰幼兒心中的太陽，照亮他們的成長路，給予嬰幼兒及其家庭第二個溫暖的家。園內設有多種設施，包括活動室的黑白區、蒙特梭利區、音樂室、水療室、大型魚缸等，滿足幼兒不同成長階段的需要。



雋日幼兒園（大埔）



深滙樂Teen會 於海達邨投入服務



「深滙樂Teen會」的前身「深東樂Teen會」在深水埗區服務二十多年，於2022年12月19日起由南山邨重置於海達邨，同時易名「深滙樂Teen會」，着重「深化服務」及「滙聚力量」，為區內兒童及青少年提供綜合服務，全面關注他們的成長需要。

了解更多



今年3月18日，深滙樂Teen會舉行「青年參與點部署？」研討會暨開幕禮，邀得社會福利署深水埗區福利專員余偉業先生擔任主禮嘉賓，以及由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榮譽會長張益麟先生M.H.、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高級講師張俊聲博士、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項目主任張劍國先生、青年人吳卓繁同學及黃湘瑜同學等作研討會專題分享，一起探討與青年參與相關的議題。

數碼創新Teen 培育新一代數碼創新者



「數碼創新Teen」由香港公益金社會創新基金資助，於今年3月展開第1期學生培訓。此計劃針對缺乏發展方向但對電玩感興趣的初中學生，透過遊戲製作及編程教學，提升其學習動機及數碼智能能力，促進青年人的自我認識，培育青年成為數碼創新者 (TechCreator)。

了解更多

計劃以到校形式，安排課程導師及助教進行遊戲編程教學，並由社工提供生涯發展輔導。教學着重培養學生的設計思維，引導他們設計的遊戲能回應社會需要，達致推廣社會創新的目標。學生設計的遊戲作品將會於本處主辦的遊戲展覽中向公眾展示。



Project THC助大麻吸食者建立正向生活



根據政府統計數字，香港吸食大麻的人數日漸增加，至2021年已達近1,000人。而大麻更是21歲以下年青少年最常吸食的毒品。隨着不同國家實施大麻合法化，社會亦出現聲音，對「大麻是毒品」的論述存疑，甚至淡化大麻對身體和精神健康的影響。

了解更多



在禁毒基金贊助下，為期兩年的「Project THC-大麻吸食者分層介入計劃」於2022年8月1日成立，以「治療 (Treatment)」、「健康 (Health)」和「聯繫 (Connection)」為本，透過個案輔導、社群靈性活動、醫療輔助等手法，為大麻吸食者提供一個開放的平台，檢視和討論大麻對自身的意義與影響，建立正向生活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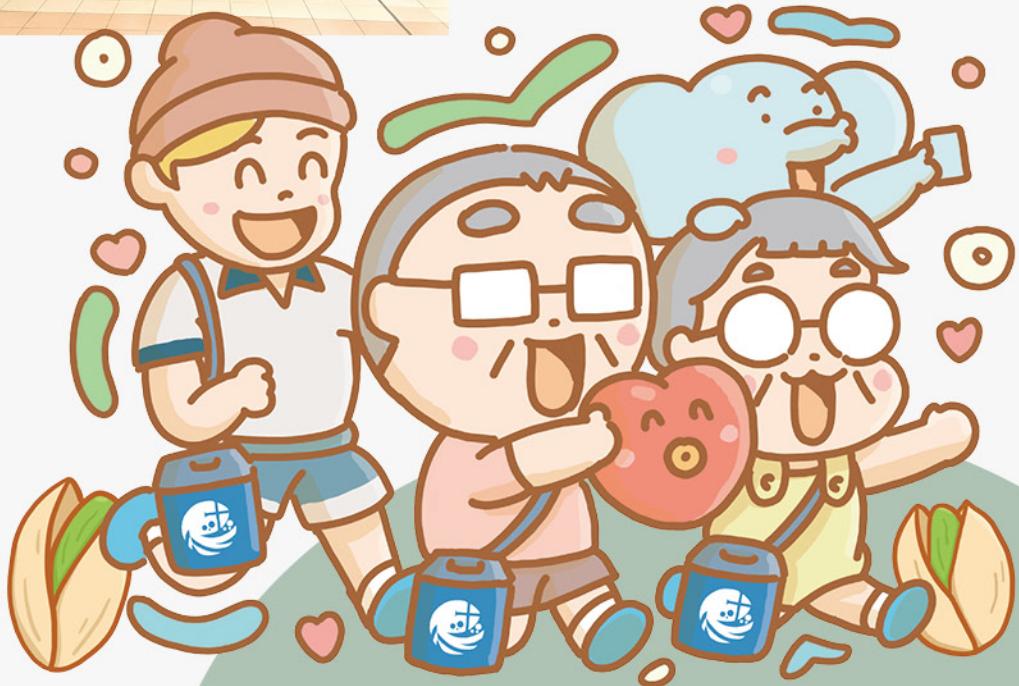
逾7,800義工 笑住支持本處賣旗日

2023年2月4日是本處的全港賣旗日，當天超過7,800位義工參與街上賣旗活動，包括幼兒、青年、家長、長者、多元文化人士、復康人士等。活動籌得的善款將用作興建觀塘社會服務大樓（觀塘職業訓練中心原址）的資本費用，提供兒童、青少年、長者及家庭等多項服務。





本處更與本地插畫家 Nothing Serious 攜手合作，以「笑可以好簡單」為主題，設計精美旗紙、限量版金旗及電話掛繩套裝等供善心人士認捐，鼓勵大家在疫情下保持正向態度，努力生活，期望每個人都可以展露燦爛笑容。



參展社會服務巡禮 聽見貧乏者心聲

本處於2023年2月15日參展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主辦的「香港社會服務巡禮2023」。展位以「聽見33分貝」為題，揭示貧乏者景況。貧乏者泛指身處不利環境、資源匱乏或欠缺社會連結的人士。33分貝是耳語聲量，喻意社會上不易被聽見之聲。「分貝」拼合成「貧」，但集體智慧可解貧，令「貧」不再是困局。

來自社福界、醫護界、教育界、商界等各界的好友和合作伙伴均前來參觀及支持本處的展位，包括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先生，JP、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林正財醫生，SBS, JP、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先生，JP等。本處同工積極與各界人士交流，分享對社會服務的見解，共同展開創新服務的構思。



本處總幹事翟冬青女士與何啟明先生一同感受「聽見33分貝」。



林正財醫生（中）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應鳳秀女士（右二）與本處同工在展位前合照。

展位透過特設的「心聲」裝置播放10位本處服務使用者的聲音，喚醒更多參觀者關注社會的貧乏者。受訪的服務使用者包括照顧者、聽障人士、少數族裔、院舍長者、隱蔽青年、戒毒人士、已離開兒童之家的青年。

另外，展位利用沉浸式虛擬實境設備（VR Cave），模擬單親家庭及雙老家庭的居家環境，參觀者猶如置身這些家庭之中，親身體驗他們在日常生活上的困難，並選擇協助他們的方法，從而達致「聽見、看見、共建」，攜手為有需要人士創造更多可能。

[了解更多](#)



蔡海偉先生與翟冬青女士（左二）及本處同工交流。



參觀者體驗VR Cave。



寄養服務調查： 寄養家庭流失嚴重

本處為香港11間提供寄養服務的機構之一，提供全港20%的寄養服務。然而，多年來寄養家庭數量一直不足，令有需要的兒童難獲配對合適寄養家庭。為深入了解有關問題，本處於2022年4月至6月以問卷訪問118位寄養家長及整理寄養服務過去的數據，並於11月1日舉行調查發布會，獲傳媒廣泛報道，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

截至2022年3月31日，逾300名兒童正輪候寄養家庭，反映寄養家庭嚴重不足。同時，近兩成寄養家長表示將於三年內退出服務，原因涉及健康下滑、有其他人生計劃等。逾四成寄養家長已達60歲或以上，顯示老齡化情況普遍。就此，本處建議政府完善對寄養家庭的支援配套及調升寄養服務津貼，並帶頭建設寄養家庭友善社會。



了解更多



長者服務獲 「2022老有所為計劃」兩個獎項



「情永在 · 傳世代」



「小改變，大意義——
耆創友里計劃」



本處順利長者鄰舍中心及幸福長者鄰舍中心，分別憑「情永在 · 傳世代」及「小改變，大意義——耆創友里計劃」，獲得「2022老有所為計劃」頒發「別具創意獎」。是次頒獎禮讓長者回顧自己在過去兩年來的積極投入及參與，成為他們難忘的回憶。

「情永在 · 傳世代」邀請長者夫婦向年青情侶分享愛情觀、維繫婚姻的心得，更讓年青人紀錄長者的愛情故事，讓長者將祝福傳承至下一代。

「小改變，大意義——耆創友里計劃」鼓勵長者在生活上作出小改變，與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學生及社區年青人一同探索應用科技。

《過時 · 過節》電影分享會 細說香港家庭故事



本處於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期間舉行多場電影分享會，與社福界同工、服務使用者及各界合作伙伴討論《過時 · 過節》所反映的不同社會議題，包括年青人面對家庭問題的掙扎、護老者支援及婚姻關係等。各場分享會邀得導演曾慶宏先生、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梁玉麒教授、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校長馮廣智先生、一拳書館館長龐一鳴先生等先後擔任嘉賓，以更多元的視角探討屬於每一個人的家庭故事。

七秩誌慶 全城響應

2022年為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成立70周年，本處舉辦不同的慈善及慶祝活動，讓社會大眾了解本處如何恪守初心，服務社會，讓我們在此一起回顧當中的精彩內容。

70周年感恩崇拜 以服務成就救恩

感恩崇拜於2022年12月9日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舉行。當日由本處管理委員會主席林崇智牧師主禮、前主席蘇成溢牧師以「基督教服務：當為與不為」為題證道，並由前主席李炳光牧師差遣祝福。同工組成敬拜隊、本處幼兒學校及幼稚園組成詩班獻唱，感謝上主的帶領和眷顧。

及後在立願禮中，參加者把印有「信」、「望」、「愛」的心形膠片放進十字架船，喻意本處繼續履行上主託付的使命，讓我們透過服務，成就救恩。



歷屆機構領袖（左起）孫勳生先生、董建德牧師、現任總幹事翟冬青女士、郭乃弘牧師及吳水麗太平紳士合照留影。

網台「CS Channel」 回顧社會服務點滴



主持Keyman與本處同工錄影CS Channel節目。



方健儀擔任CS Channel主持。

本處於2022年6月推出網台「CS Channel」，由同工、服務使用者，伙拍小儀、朱薰等多位星級主持，暢談不同服務的故事。「CS Channel」至今已推出20集，內容涵蓋兒童、青年及長者不同群體的服務。同工及服務使用者分享不少服務背後鮮為人知的感人故事，呈現香港社會服務過去70年的發展面貌。

踏入2023年，馬啟仁 (Keyman) 及方健儀接棒擔當星級主持，探討本處為戒毒人士、少數族裔及全港僱員提供的多元服務。節目逢星期五下午更新（部分日子除外），萬勿錯過！

收看CS Channel



三千人參與「姆明跑」2022 匯聚各界宣揚關愛共融

了解更多



為慶祝成立70周年，本處於2022年12月11日在香港科學園舉辦全港首個以「姆明」為主題的跑步活動及嘉年華「姆明跑2022」。活動獲逾3000人參與，凝聚社會各界，並邀得「神奇小子」蘇樺偉先生擔任頒獎嘉賓，一同藉運動宣揚關愛共融。

本處期望透過活動凝聚不同年齡、種族、背景的參賽者。當中1公里共融組賽事更齊集長者、兒童、智障人士、傷殘人士跑手，透過跑步彼此連結，展現香港社會的多元共融。

為社會締造希望、倡導公義、牽引共融，實有賴各界攜手努力。活動獲社福界、商界及各界合作伙伴支持。當中企業組4X1公里接力賽獲金鋼結構工程有限公司、港鐵公司及領展等多間企業派員參與，共24支隊伍參賽，陣容鼎盛。而大新銀行、新世界口罩及屈臣氏蒸餾水等近20間企業亦贊助及支持活動。

社福組6X1公里接力賽邀得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聖雅各福群會、協康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香港戒毒會、香港青年協會、匡智會、香港紅十字會、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和諧之家、保良局及奮進行動的同工參與，寄寓在服務社會的路程中互相接力。

過去70年來，香港社會經歷種種變遷，服務處一直與香港人同行。本處總幹事翟冬青女士表示：「持續近三年的疫情就像一場賽跑，服務處始終

陪伴香港人奮力前行。只要不放棄，時刻作好準備，靈活變通，我們仍然可以順利衝過終點。」



翟冬青女士（右四）、蘇樺偉先生（右五）及首席贊助多金鋼結構工程有限公司主席曾祥先生太平紳士（右六），與多位服務使用者一起主持開幕儀式。



翟冬青女士與姆明一同鳴槍，為賽事打開序幕。



本處期望透過「姆明跑2022」凝聚社會，不同背景的跑手一同向終點進發。

清音

ISSUE 11

2023年



訂閱《清音》電子版
請即掃瞄二維碼提交表格，
緊貼最新的時代清音！

《清音》意見調查

我們希望能獲得您的意見，
請即掃瞄二維碼填寫問卷：



督印 翟冬青

主編 何鳳娟

執行編輯 陳芷慧 鄭梓冲

編輯委員會 何鳳娟 孔憲正
蔡湘湘 梁文珊
李庭蕙 譚嘉媛
黃敬安 陳芷慧
鄭梓冲

撰文 陳芷慧 鄭梓冲
黃敬安

攝影 譚滴雯 張偉樂
陳芷慧

插圖 陳芷慧

設計 吳詠賢 蔡芷欣

印刷 栢加工作室

所有文章歡迎轉載，惟必須註明出處。
相片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請支持我們的服務 Support Us

1網上捐款

www.hkcs.org/support/online



2支票抬頭：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捐款可憑本處正式收據申請稅務減免（請提供您的姓名及聯絡方法）

詳情請瀏覽：www.hkcs.org/support 查詢電郵：giving@hkcs.org 電話：2731 6369
親臨本處查詢：香港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33號6樓

3現金捐款（香港適用）

7-ELEVEN.

請向收銀處出示此條碼

7-11 (HSBC)



3591 0000 0000 0013 2

HKCS is a registered charity and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是一所註冊慈善團體及擔保有限公司

